

史記

卷百九之十二  
列傳四十九之五十二

四十九矣

李廣

五十一  
匈奴

衛青

五十二  
公孫弘

主父偃

六

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

李將軍廣者隴西成紀人也

正義曰成紀秦州縣

其先曰季布

秦

漢

西漢

時爲將

遂得燕太子丹者也

故槐里徙成紀

廣家世世

受射

索隱曰案小顏云世受射也

孝文帝十四年匈奴大入蕭關而

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

索隱曰案如淳云非醫巫商賈百工也

善騎射

殺首虜多

爲漢中郎

廣從弟李蔡亦爲郎

皆爲武騎常

待

索隱曰案謂爲郎將補武騎常侍

秩八百石嘗從行

有所衝陷折闕

及格猛獸而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時

如令子當高帝時

萬戶侯豈足道哉及孝景初立廣爲隴西都尉徙爲騎

郎將

張良曰爲武騎郎將○索隱曰

吳楚軍時廣爲驍

騎郎將謂主騎郎也

吳楚軍時廣爲驍

騎都尉從太尉亞夫擊吳楚軍取旗顯功名昌邑下以

梁王授廣將軍印還賞不行

文賴曰廣爲漢將私受梁印故不以賞也

徙爲

上谷太守匈奴日以合戰典屬國官名公孫昆邪

昆音魂索隱曰案

典屬國官名公孫姓昆名服度云中國人也

爲上泣曰李廣才氣天下無雙

自負其能數與虜敵戰恐亡之於是乃徙爲上郡太守後廣轉爲遼郡太守徙上郡嘗爲龍西北地鴈門代郡

雲中太守皆以力戰爲名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貴

人從廣

漢書音義曰內官之幸貴者○索隱曰案董邑輿服志云黃門丞主密近使聽察天下謂

之中貴人使者崔浩云在中而貴幸非德望故云中貴也

勤督兵擊匈奴中貴人將

騎數十繼

徐廣曰放縱馳騁也

見匈奴三人與戰三人還射

正義音

石還謂

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廣曰是必

射雕者也

文賴曰雕鳥也故使善射者射也○索隱曰案服度云雕大鷹鳥也一名鷹黑色多子可

李將軍列傳

以其毛作矢羽常招云雕一名鷂也

廣乃遂從百騎往馳三人三人亡馬步行數十里廣令其騎張左右翼而廣身自射彼二人者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雕者也已縛之上馬望匈奴有數千騎見廣以爲誘騎皆驚上山陳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以百騎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爲大將軍誘之必不敢擊我廣令諸騎曰前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其騎曰虜多且近即有急奈何廣曰彼虜以我爲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堅其兵李廣上馬與十餘騎犇射殺胡白馬將正義曰其將乘白馬而將監護出護

其騎中解鞍令士皆縱馬卧是時會暮胡兵終怪之不敢擊夜半時胡兵亦以爲漢有伏軍於旁欲夜取之胡皆引兵而去平旦李廣乃歸其大軍大軍不知廣所之故弗從居久之孝景崩武帝立左右以爲廣名將也於是廣以上郡太守爲未央衛尉而程不識亦爲長樂衛尉程不識故與李廣俱以邊太守將軍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曲行陣索隱曰案百官志云將軍領軍皆有部曲大將軍營五部部校尉一人一部有曲曲有軍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索隱曰音不猴一人也擊刀斗以自衛孟康曰以鞘作鎗器受一斗晝炊飯食夜擊持行名曰刀斗○索隱曰刀音貂案荀悅云刀斗小鈴如宮中傳夜鈴也蘇林曰形如鋗以銅作之無緣受一斗故云刀斗鎗即鈴也埤蒼云鎗溫器有柄斗似銚無緣音蕉莫府省約文書籍事索隱曰案大顏云凡將軍謂之莫府

李將軍列傳

者蓋兵門合施帷帳故稱莫府古字通用遂作莫耳小爾雅訓莫爲大非也然亦遠斥侯未嘗遇害索隱曰案許慎淮南云斥度也侯視也望也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刀斗士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不識曰李廣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也而其士卒亦佚樂咸樂爲之死我軍雖煩擾然虜亦不得犯我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皆爲名將然匈奴畏李廣之略士卒亦多樂從李廣而苦程不識孝景時以數直諫爲太中大夫爲人廉謹於文法後漢以馬邑城誘單于使大軍伏馬邑旁谷而廣爲驍騎將軍領屬護軍將軍是時單于覺之去漢軍皆無功其後四歲廣以衛尉爲將軍出鴈門擊匈奴匈奴兵多破敗廣軍生

得廣單于素聞廣賢令曰得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

廣時傷病置廣兩馬間絡而盛卧廣行十餘里廣佯死

睨其旁有一胡兒騎善馬廣暫騰而上胡兒馬因推墮

兒徐廣曰一云抱兒鞭馬南馳也取其弓鞭馬南馳數十里復得其餘

軍因引而入塞匈奴捕者騎數百追之廣行取胡兒弓

射殺追騎以故得脫於是至漢漢下廣吏當廣所失

亡多爲虜所生得當斬贖爲庶人頃之家居數歲廣家

與故潁陰侯孫孫灌異名強屏野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嘗夜

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霸陵亭霸陵尉醉索隱曰  
志云尉大縣二人主盜賊凡有賊發則推索尋案之也

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廣宿亭下居無

李將軍列傳

何匈奴入殺遼西太守敗韓將軍韓將軍後徙右北平

蘇林曰韓安國於是天子乃召拜廣爲右北平太守廣即請霸

陵尉與俱至軍而斬之廣居右北平匈奴聞之號曰漢

之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廣出獵見草中石

以爲虎而射之中石沒徐廣曰作沒羽視之石也因復更

射之終不能復入石矣廣所居郡聞有虎嘗自射之及

居右北平射虎虎傷廣廣亦竟射殺之廣廉得賞賜

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共之終廣之身爲二千石四十

餘年家無餘財終不言家產事廣爲人長猿臂如淳曰通臂如猿

訥口少言與人居則畫地爲軍陳射闊狹以飲射戲求

疏密持酒以飲不勝者

專以射爲戲竟死

索隱曰謂終廣身至死

○正義曰飲音於禁反以爲廣之將兵乏絕之處見水士卒不盡飲廣不近水

恒也

士卒不盡食廣不嘗食寃緩不苛士以此愛樂爲用其射見敵急求在數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發即應弦而倒用此其將兵數困辱其射猛獸亦爲所傷云居頃之石建卒於是上召廣代建爲郎中令元朔六年廣復爲後將軍從大將軍軍出定襄擊匈奴諸將多中首虜率以功爲侯者如淳曰中猶充也本義法得首若干封侯而廣軍無功後三歲廣以郎中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博望侯張騫將萬騎與廣俱異道行可數百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廣軍士皆恐廣乃使其子敢往馳之敢獨與數十騎馳

李芻軍列傳

直貫胡騎出其左右而還告廣曰胡虜易與耳軍士乃安廣爲圜陳外繩胡急擊之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漢矢且盡廣乃令士持滿毋發而廣身自以大黃射其裨將徐廣曰南都賦曰黃間機張善弩之名賈案鄭德曰黃肩弩淵中黃朱之孟康曰大公六韜曰陷堅敗強敵用大黃連弩常昭曰角弩色黃而駛名常昭說是也殺數人胡大也索隱曰案大黃間弩名常昭說是也

虜益解會日暮吏士皆無人色而廣意氣自如益治軍軍中自是服其勇也明日復力戰而博望侯軍亦至匈奴軍乃解去漢軍罷弗能追是時廣軍幾沒罷歸漢法博望侯留遲後期當死贖爲庶人廣軍功自如無賞初廣之從弟李蔡與廣俱事孝文帝景帝時蔡積功勞至二千石孝武帝時至代相以元朔五年爲輕車將軍從

大將軍擊右賢王有功，中率封為樂安侯。

索隱曰：中音律，亦音雙筆反。小顏云：率謂軍功。元狩二年中，代公孫

封賞之科，著在法令，故云中率。論在下之中，當第八名聲出弘爲丞相，蔡爲人在下中。

索隱曰：案以九品而論在下之中，當第八名聲出

廣下甚遠。然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而蔡爲列侯，位至二公。諸廣之軍吏及士卒，或取封侯。廣嘗與望氣王朔燕語，曰：「自漢擊匈奴，而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擊胡軍功，取侯者數十人。而廣不爲後人。索隱曰：案謂不在人後，然無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邪？」且固命也。」朔曰：「將軍自念，豈有所恨乎？」廣曰：「吾嘗爲龍西守，羌嘗反，吾誘而降，降者八百餘人。吾詐而同日殺之，至今大恨獨此耳。」朔曰：

李將軍列傳

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後二歲，大將軍驃騎將軍大出擊匈奴，廣數自請行。天子以為老，弗許。良久，乃許之，以爲前將軍。是歲元狩四年也。廣既從大將軍青擊匈奴，既出塞，青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廣並於右將軍軍。徐廣曰：主爵趙食其爲右將軍出東道，東道少回遠，而大軍行水草少，其勢不屯行。張晏曰：以水草少不可群輩。廣自請曰：「臣部爲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徙臣出東道，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今乃一得當單于。」索隱曰：案廣言自少時結髮而與匈奴戰，唯今者得與單于相當遇也。臣願居前，先死單于。大將軍青亦陰受上誠，以爲李廣老數奇。如淳曰：數敗奇爲不偶也。索隱曰：案服虔云：作事數不偶也。數字小顏音所具反。奇蕭設音居宜反。毋令當

單于恐不得所欲。而是時公孫敖新失侯爲中將軍從大將軍。大將軍亦欲使敖與俱當單于。故徙前將軍廣。廣時知之。固自辭於大將軍。大將軍不聽。令長史封書與廣之莫府。曰急詣部如書。正義曰。今廣如其文牒急引兵徙東道也。廣不謝大將軍而起行。意甚慍怒。而就部引兵與右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索隱曰。食其音異基。案趙將軍名也。或亦依字讀。後大將軍大將軍與單于接戰。單于遁走。弗能得而還。南絕幕。正義曰。絕度也。南歸度。砂幕。遇前將軍右將軍廣已見大將軍還入軍。大將軍使長史持糒醪遺廣。因問廣食其失道狀。青欲上書報天子。軍曲折正義曰。言委曲而行廻折。使軍後大將軍。廣未對。大將軍使長史急責廣之幕。

李將軍列傳

府對簿。廣曰。諸校尉無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至莫府。廣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又徙廣部行回遠。而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遂引刀自頸。廣軍士大夫一軍皆哭。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無老壯皆爲垂涕。而右將軍獨下吏。當死。贖爲庶人。廣子三人。曰當戶。椒。敢。爲郎。天子與韓嫣戰。爲勇。當戶早死。拜椒爲代郡太守。皆先廣死。當戶有遺腹。子名陵。廣死軍時。敢從驃騎將軍。廣死明年。李蔡以丞相坐侵孝景園壘地。索隱曰。壘音人絹反。又音而宣。偃又音許乾。反。嫣少不遜。當戶擊嫣。嫣走。於是天子以腹子名陵。廣死軍時。敢從驃騎將軍。廣死明年。李蔡以

地也黃圖云陽陵闕門西出神道四通茂陵神道廣四十三丈也○正義曰漢書云詔賜冢地陽侯當得二十畝築盜取三頃頗賣得四十餘萬又盜取神道外墮地一畝葬其中當下獄自殺

當下吏治葬

七

亦自殺不對獄國除李敢以校尉從驃騎將軍擊胡左賢王力戰奪左賢王鼓旗斬首多賜爵關內侯食邑二百戶代廣爲郎中令頃之怨大將軍青之恨其父索隱云令其死父恨其死乃擊傷大將軍大將軍匿諱之居無何敢從上雍索隱曰劉氏音尚大顏云雍地形高故云上至甘泉宮獵驃騎將軍去病與青有親射殺敢去病時方貴幸上諱云鹿觸殺之居歲餘去病死徐廣曰元狩六年而敢有女爲太子中人愛幸敢男禹有寵於太子然好利李氏陵遲衰微矣李陵既壯選爲建章監監諸騎善射愛士卒天子以爲李氏世

李將軍列傳

馬

將而使將八百騎嘗深入匈奴二十餘里過居延

徐廣曰屬

張掖○正義曰括地志云居延海在甘州張掖縣東北六十四里地理志云居延澤古文以爲流沙甘州在京西北三千四百大余里地視地形無所見虜而還拜爲騎都尉將

丹陽楚人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屯衛胡數歲天漢

二年秋貳師將軍李廣利將三萬騎擊匈奴右賢王於

祁連天山

徐廣曰出鐵爐至天山○索隱曰案晉灼云

雪匈奴謂之天山也○正義曰括地志云祁連山在京西北四千四百一十六里在伊吾縣北二百二十里伊州張掖縣西南二百里天山一名白山今名初羅漫山

五千人出居延北可千餘里欲以分匈奴兵毋令專走貳師也陵旣至期還而單于以兵八萬圍擊陵軍陵軍五千人兵矢旣盡士死者過半而所殺傷匈奴亦萬餘

人且引且戰連鬪八日還未到居延百餘里匈奴遮狹  
絕道陵食乏而救兵不到虜急擊招降陵陵曰無面目  
報陛下遂降匈奴其兵盡沒餘亡散得歸漢者四百餘  
人單于既得陵素聞其家聲及戰又壯乃以其女妻陵  
而貴之漢聞族陵母妻子自是之後李氏名敗而隴西  
之士居門下者皆用爲恥焉

太史公曰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其李將軍之謂也余睹李將軍悛悛如鄙人索隱曰悛  
恂音詢漢書作恂口不能道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爲  
盡哀彼其忠實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謠曰桃李不言下  
自成蹊索隱曰案姚氏云桃李本不能言但以華實感  
物故人不期而往其下自成蹊徑也以喻廣雖

李將軍列傳

不能道辭能有所感而忠心信物故也此言雖小可以諭矣也

索隱述贊曰

後辟善射 實負其庸 解鞍却敵  
圓陣摧鋒 邊郡屢守 大軍再從  
失道見斥 數奇不封 惜哉名將  
天下無雙

自序傳抄將軍之說為征匈奴次之本末廣之

集覽匈奴黃帝不祀北逐獯鬻夏曰獯鬻殷曰鬼方周曰獯狁秦漢曰匈奴隋唐皆曰突厥

漢書列傳六十四

李將軍列傳

匈奴列傳第五十

史記一百十

正義曰此卷或有本次平漁侯後第五十二今

第五十者先生舊本如此劉伯莊音亦然若言

諸傳而坎四夷則同

馬以鄭不合在後也

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維

漢書音義曰匈奴始祖名○索

隱曰張晏曰淳維以殷時奔北邊又樂彥括地譜云夏桀無道湯放之鳴條三年而死其子獯粥妻桀之衆妾連居北野隨蓋移徙中國謂之匈奴其言夏后苗裔或當然也故應邵風俗通曰殷時曰獯粥改曰匈奴晉灼云堯時曰葦粥周曰獮狁秦曰匈奴常昭云漢曰匈奴葦粥其別名則淳維是其始祖蓋與獯粥是一也唐

虞以上有山戎

正義曰左傳莊三十年齊人伐山戎杜預云山戎北戎無終子國

猃狁董粥

晉灼曰堯時曰葦粥周曰獮狁秦曰匈奴

居于北

蠻隨畜牧而轉移其畜之所多則馬牛羊其奇畜則橐

幽州漁陽縣本

駝

索隱曰韋昭曰背肉似橐故云駝包愷音訛陀○正義曰畜許又反

驢羸

索隱曰案古今注云驢特

卷之三

知重堂甲子

馬牝生羸○正義駄騤徐廣曰北狄駿馬○索隱曰說文云駄騤馬父羸子也廣志云  
曰羸音力戈反決蹄也發蒙記割其母脰而青○  
生列女傳云生七日超其母駒騤徐廣曰似馬而青○索隱曰按郭璞注尔海經云駒騤馬青色音淘塗又字壯云野馬山驥騤徐廣云巨虛之屬○索隱曰說文云野馬屬一云青驥驥又如驥魚鄧誕生本駿字作奚逐水草遷  
徙毋城郭常處耕田之業然亦各有分地索隱曰分母音扶糞反  
文書以言語爲約束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兔用爲食索隱曰少音式紹反長陟兩反少長謂年稍長音扶糞反  
盡爲甲騎其俗寬則隨畜因射獵禽獸爲生業急還反  
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鋌常昭曰鋌形似矛鐵柄音時年反○索隱曰音利蝉埋蒼云鋌小矛鐵矜古今字詁云矜矛僅也利

匈奴列傳

周禮注疏

師古曰變化之謂行化於夷俗  
同學紀制土角牧傳夏道裏制  
變于西戎其後三百有餘歲我祖  
得玉劉自夏人三傳而武王滅商則  
公制在夏之中裏而夏人宜在商  
之季世不啻五六百年而曰三百廢宋

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壯者食肥美老者食  
其餘貴壯健賤老弱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者皆取其  
妻妻之其俗有名不諱而無姓字漢書曰單于姓鉢鞮  
音丁啼反  
周本紀云不屈失其變云公劉未詳也  
官此云公劉未詳也  
夏道衰而公劉失其稷官徐廣曰召稷之曾孫  
于西戎邑于豳其後三百有餘年戎狄攻大王亶父徐廣曰公  
劉九世孫  
悉從亶父而邑焉作周索隱曰按謂周國也  
西伯昌伐畎夷氏索隱曰韋昭云春秋以爲犬戎按畎  
帝生苗苗生龍龍生融融生吾吾生并明并明生白白  
生犬犬有二姓是爲犬戎說文云赤狄本犬種字從犬  
又山海經云有人面獸身名犬後十有餘年武王伐紂  
事賈逵曰犬夷戎之別種也  
而營雒邑復居于酆鄗放逐戎夷涇洛之北索隱曰洛水

者字

在馮翊懷德縣東南  
上郡縣陰泰昌山過

華入  
學渭

案水海謂即濟

沮云水出

以時

入貢命

海乍社

然刺之詩不  
能復雅也而穆王伐犬戎得四

索隱曰案周紀云懿王時王室衰詩人作

— 1 —

能復雅也。而穆王伐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之後。荒服不至。於是周遂作甫刑之辟。穆王之後二百有餘年。周幽王用寵姬褒姒之故。與申侯有郤。正義曰：故申城在豫州南陽縣北三里。周宣王舅所封也。申侯怒而與犬戎共攻殺周幽王于驪山之下。常昭曰：戎後來居此山，故號曰驪戎。遂取周之焦穧。正義曰：括地志云：焦穧亦名剗口，亦曰剗中，在雍州涇陽縣北城十數里，周有焦穧。而居于涇渭之間。侵暴中國。秦襄公救周。於是周平王去酆鄗而東徙。正義曰：今岐州高誘云：秦襄公救周有功。雒邑當是之時。秦襄公伐戎至岐。正義曰：今岐州高誘云：秦襄公救周有功。始列爲諸侯。是後六十有五年。而山戎越受周故地。酆鄗列爲諸侯。

匈奴列傳

因學紀述三史記如叔傳用襄王子成侯伐鄭云中國疾之故詩人歌曰我彼是應薄伐撫悅至於大原出興歎城被湘方漢匈奴傳則曰宣王興師余將以征伐之詩人美大其功口傳伐濮允至于大原出車歎城被湘方以六月爲宣王詩是之書領六月出車爲襄王詩而東漢又不同皆不詳

燕而伐齊  
塞外依辭  
山因爲號

索隱曰服虔云山戎東胡別種又案應奉

蓋今鮮卑胡廣云鮮卑出云秦築長城徒士士也索隱曰釐音信名諸兒也其後四

我走其後二十有餘年而戎狄

至洛邑伐周襄王襄王

奔于鄭之汜邑

音是初周襄王欲伐鄭欲

而襄王後母曰惠后有子子帶

欲立之。於是惠后與狄  
故得入。破遂周襄王而

立子帶爲天子。於是戎狄或居<sub>秋在氏秦晉</sub>遷<sub>陸</sub>渾之戎于伊<sub>居陸在秦晉之間</sub>二國誘而從<sub>是也</sub>東至於衛。侵盜暴虐中國。渾懸。

于陸渾徐廣曰一爲陸  
邑○索隱曰春

狄是應薄伐獫狁至於太原毛詩傳曰言出之而已出輿彭彭城

彼朔方毛詩傳曰彭彭四馬兒朔方北方正義既去北方安靜乃築城守之周襄王

既居外四年乃使使告急于晉晉文公初立欲修霸業

乃興師伐遂戎翟誅子帶迎內周襄王居于雒邑當是

之時秦晉爲彊國晉文公攘戎翟居于河西圓洛之間

徐廣曰圓在西河音張洛在上郡馮翊間。索隱曰王蒼圓作園地理志云圓水出上郡白土縣西東流入河

常昭云圓當爲圓續郡國志及太康地理志並作圓字也○正義曰括地志云白土故城在益州白池東北三百九十里又云近延州綏州銀州本春秋時白狄地所居七國屬魏後入秦秦置三十六郡洛漆沮也

赤翟白翟以潞赤翟之別種也今上黨潞縣又春秋地名云今日赤涉胡又晉師敗翟于箕都獲白翟子杜氏以爲白翟之別種故西河郡有白部胡又國語云桓公西征攘白翟之地遂至于西河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潞州本赤狄地延銀絛三州白翟地按文言圓潞之

赤翟白翟索隱曰案左氏傳云晉師滅赤狄潞氏杜氏云潞赤翟之別種也今上黨潞縣又春秋地名云今日赤涉胡又晉師敗翟于箕都獲白翟子杜氏以爲白翟之別種故西河郡有白部胡又國語云桓公西征攘白翟之地遂至于西河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潞州本赤狄地延銀絛三州白翟地按文言圓潞之

匈奴列傳

國語當作閩洛  
于未詳

間號赤狄未詳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國服於秦故自龍以西

有縣諸

正義曰括地云縣諸城秦州秦嶺縣

緄戎

正義曰上

音昆字當作混顏師古云混云翟鴈之戎徐廣曰在天更也常昭云春秋以爲犬戎

翟鴈之戎

徐廣曰以鴈戎邑音丸○正義曰括地志云鴈道故城在渭州襄武縣東南

三十七里古之鴈戎邑漢道屬天水郡

跋梁山涇漆之北有義渠

正義曰括地志

寧州慶州西戎即劉狗邑城時爲義渠戎國秦爲北地郡也

大荔

徐廣曰後更名臨邑云臨晉義渠本西戎國有王秦滅之今在北地郡秦

李紀廟共公伐大荔取其王城後更名臨晉故地理志云臨晉改大荔國也○正義曰括地志同州馮翊縣及朝邑縣本漢臨晉縣地古大荔戎國今朝邑縣東三十步故三城即大荔

烏氏

徐廣曰在安定○正義曰氏音支括地志云烏氏故城在涇州

安定縣東三十里周之故地後入我秦惠王取之置烏氏縣也朐衍之戎徐廣曰在北三城荔力計反

步故三城即大荔

徐廣曰在安定○正義曰氏音入我秦惠王取之置烏氏縣也朐衍之戎徐廣曰在北

索隱曰案地理志朐衍縣名在北地鄭氏音吁正義曰若地志云蓋州古戎狄居之即朐衍戎之地秦北地

周字紀陽工丈記正誤卷之三  
得田全西戎服於秦後百有餘年  
晉悼公使魏鮮和戎翟以  
長考之曾子三年秦始霸  
西戎大起差襄公四年晉魏鮮  
和戎歲五十條屬

集寶四處列地名藏于藏庫  
奇楨印古漏絳國本朝群  
地漢武置蒼海郡  
自會歲舶東夷國名

胡王省曰蚕食言如蚕之食  
葉以漸而侵其地也

武

以自守而秦稍蠶食至於惠王遂拔義渠二十五城惠  
王擊魏魏盡入西河及上郡于秦秦昭王時義渠戎王  
與宣太后昭王母也亂有二子宣太后訴而殺義渠戎王於  
甘泉遂起兵伐殘義渠於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  
城以拒胡而趙武靈王亦變俗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  
樓煩築長城正義曰括地志云趙武靈王長城在朔州善陽縣北案長城水經云百道長城北山  
上又有長垣若頽堅焉公奚百嶺東西無極蓋趙靈王所築也  
自代並音傍白浪反陰山索隱徐廣云西安陽縣北有陰山陰山在河南陽山北也○正義曰括地志云陰山在朔州北塞外突厥界下  
至高闕爲塞徐廣曰在朔方○正義曰地理志云朔方臨洮縣北有連山陰於長城其山中闕兩峯俱峻土俗名爲高闕也而置雲中鴈門代郡其後燕有賢將秦開  
爲質於胡胡甚信之歸而襲破走東胡東胡卻千餘里

郡也而晉北有林胡正義曰括地志云朔州春秋時北地也如淳云即舊林也爲李牧所滅也樓煩索隱曰如淳云林胡即舊林爲李牧所滅也地也也風俗通云故樓煩縣名屬鴈門應郡云故樓煩胡也

正義曰括地志云嵐州樓煩縣名屬鴈門應郡云故樓煩胡也

燕北有東胡山戎漢書音義

曰烏丸或云鮮卑○索隱曰服虔云東胡烏丸之先後爲鮮卑在匈奴東故曰東胡案續漢書曰漢初匈奴冒

頭滅其國餘類保烏桓山以爲號俗隨水草居無常

處恒以之名烏號爲姓父子男女悉髡頭爲輕便也各

分散居谿谷自有君長往往而聚者百有餘然莫能

相一自是之後百有餘年晉悼公使魏絳和戎翟索隱曰案貉即後

既與韓魏共滅智伯分晉地而有之則趙有代音鈞山名在鴈門句注之

北魏有河西上郡以與戎界邊其後義渠之戎築城郭

謂四郡帶——謂七雄戰國之冠帶言有威儀而可尊也

與荆軻刺秦王秦舞陽者開之孫也燕亦築長城自造

陽

韋昭曰地名在上谷○正義曰按上谷郡今媯州

至襄平索隱曰案二今遼東所理也

置

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拒胡當是之時冠帶

戰國七而三國邊於匈奴

索隱曰案二國燕趙秦也其後趙將李牧

時匈奴不敢入趙邊後秦滅六國而始皇帝使蒙恬將

十萬之衆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爲塞

索隱曰案太康地記秦塞

戍以充之

適音丁韋反而通直道索隱曰蘇林云去長安八千里正南北相值道也

自九原至雲陽

索隱曰括地志云九原縣屬五原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勝州連谷縣本秦九原郡漢武帝更名五原雲陽雍縣秦之林光宮即漢之甘泉宮在焉又云秦故道在慶州華池縣西四十五里子午山上自九原至

雲陽千八百里因邊山險衝谿谷可繕者治之起臨

匈奴列傳

河目未詳

卽四郡力全反報丁亥反操當作操櫟抽庚反孔無以手操之漢書作操犁師古曰持音大庚反集句匈奴天子之孚猶革言皇帝之單于音蟬

洮至遼東萬餘里

索隱曰常昭曰臨洮隴西縣○正義曰括地志云秦隴西郡臨洮縣即今十二里延袤萬餘里東大遼水又度河據陽山北假中北假沙等州地

壞殖穀當是之時東胡彊而月氏盛

正義曰氏音支括本月氏國匈奴單于漢書皆義曰單于者廣大之貌言姓鞏鞮氏其國稱之曰操黎孤塗單于而匈奴謂天爲操黎謂子爲孤塗單于者廣大之貌也言其象天故曰無以手操之漢書作操犁師有胡奴在側言之曰此胡所謂天子與古書所說符會也

也曰頭曼

韋昭曰音瞞○索隱曰曼音莫官反頭曼不勝秦北徙十餘年

而蒙恬死諸侯畔秦中國擾亂諸秦所徙適戌邊者皆復去於是匈奴得寬復稍度河南與中國界於故塞單

冒漢兒反宋祁昌音墨頓

音毒無別制

角掌唐集馬鶴中華書局中

音曷氏

匈奴皇后號也

習鑿齒與燕王書云山下有紅

脂脂蓋起自封以紅藍花竹織成

綵者作烟脂婦人採將用爲顏色吾少時再三過見烟

脂今日始親紅藍後當足致其種匈奴名妻作閼氏今

可音烟支想足下先

亦不作此讀漢書也

生少子而單于欲廢冒頓而立少

明書目余見今軍中亦有

鳴鏑於近箭之處間小竅

矢飛急則凌風而鳴

在弓頭箭頭孔者

子有太子名冒頓索隱曰冒音後有所愛閼氏閼氏舊音曷氏徐廣曰時係是秦二世之元年壬辰歲立又如字音曷氏匈奴皇后號也習鑿齒與燕王書云山下有紅脂足下先知不北方人採取其花染緋黃接取其上英解者作烟脂婦人採將用爲顏色吾少時再三過見烟脂今日始親紅藍後當足致其種匈奴名妻作閼氏今可音烟支想足下先亦不作此讀漢書也生少子而單于欲廢冒頓而立少子乃使冒頓質於月氏冒頓既質於月氏而頭曼急擊月氏月氏欲殺冒頓冒頓盜其善馬騎之亡歸頭曼以爲壯令將萬騎冒頓乃作爲鳴鏑漢書音義曰鏑箭也如今鳴射也韋昭曰矢鏑飛則鳴○索隱應劭云鏑箭也習勤其騎射令曰鳴鏑所射而不悉射者斬之行獵鳥獸有不射鳴鏑所射者輒斬之已而冒頓以鳴鏑自射其善馬左右或不敢射者冒頓立斬不射善馬者居頃之復以鳴鏑自射其愛妻左右或從者冒頓自立爲單于冒頓既立徐廣曰時係是秦二世之元年壬辰歲立是時東胡彊盛聞冒頓殺父自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頭曼時有千里馬冒頓問群臣羣臣皆曰千里馬匈奴寶馬也勿與冒頓曰柰何與人鄰國而愛一馬乎遂與之千里馬居頃之東胡以爲冒頓畏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單于一閼氏冒頓復問左右左右皆怒曰東胡無道乃求閼氏請擊之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女

冒高

六字通  
骯髒詩

頗恐不敢射冒頓又復斬之居頃之冒頓出獵以鳴鏑射單于善馬左右皆射之於是冒頓知其左右皆可用從其父單于頭曼獵以鳴鏑射頭曼其左右亦皆隨鳴鏑而射殺單于頭曼遂盡誅其後母與弟及大臣不聽從者冒頓自立爲單于冒頓既立徐廣曰時係是秦二世之元年壬辰歲立是時東胡彊盛聞冒頓殺父自立乃使使謂冒頓欲

得頭曼時有千里馬冒頓問群臣羣臣皆曰千里馬匈奴寶馬也勿與冒頓曰柰何與人鄰國而愛一馬乎遂與之千里馬居頃之東胡以爲冒頓畏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單于一閼氏冒頓復問左右左右皆怒曰東胡無道乃求閼氏請擊之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女

時係是本  
乍以

宋本全蓋東胡種文蒙古

部本東胡裔也

西侵者西侵匈奴也。間中東胡与匈奴之中間也。  
師古曰既脫境上候望之處若今之伏宿舍也。

子乎遂取所愛閼氏予東胡東胡王愈益驕西侵與匈奴間中有棄地莫居千餘里各居其邊爲既脫革昭曰界上既脫守處○索隱曰服虔云作土室以伺漢人又纂文曰既脫土穴也又云是地名故下云生得既脫王既脫音一俟反既脫音同活反○正義曰按東胡使使謂冒頓曰匈奴所與我界既脫外棄地匈奴非能至也吾欲有之冒頓問群臣群臣或曰此棄毛地予之亦可勿與亦可於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奈何予之諸言予之者皆斬之冒頓上馬令國中有後者斬遂東襲擊東胡東胡初輕冒頓不爲備及冒頓以兵至擊大破滅東胡王而虜其民人及畜產既歸西擊走月氏南并擾煩白羊河南王索隱曰如淳曰白羊王居河南侵燕代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王

匈奴列傳

奴地者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那膚施徐廣曰在上郡那故城在原州百泉縣西七十里屬安定郡膚施縣秦因不改今延州膚施是遂侵燕代是時漢兵與項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以故冒頓得自彊控弦之士三十餘萬自淳維以至頭曼千有餘歲時大時小別散分離所尚矣其世傳不可得而次云然至冒頓而匈奴最彊大盡服從北夷而南與中國爲敵國其世傳國官號乃可得而記云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服虔音鹿蠡又音離索左右大將左右大都尉左右大當戶左右骨都侯骨都異姓大臣索隱曰裴氏音離又音黎所引據後漢書下呼衍注亦然匈奴謂賢曰屠耆徐廣曰屠一作諸故常以太子爲左屠耆王自如左右賢以下至當戶大者萬騎小者數千凡二十四長立號

曰萬騎諸大臣皆壯官呼衍氏常與單于婚姻蘭氏正義曰顏而古云呼衍即今鮮卑姓呼延者也蘭姓今亦有之其後有須卜氏

須卜氏主義曰後漢書云呼衍氏常與單于婚姻今亦有之

須卜氏

○正義

居東方直上谷索隱曰案姚氏云古字例以直爲值值者當也○正義曰上谷郡今媯州也言直當媯州也

匈奴東方南出以往者東接穢貉朝鮮右方王將居西

方直上郡

正義曰上郡故城在涇州上縣東南五十里言匈奴西方南直當媯州也

以西接

羊旃說文云羌西方牧羊人續漢書云羌三苗萎姓之別舜徙于三危今阿而單于之庭直代雲中索隱曰案關之西南羌是也謂匈奴所都處爲庭樂旁云單于無城郭不知何以國之穹廬前地若庭故云庭○正義曰代郡城北狹代國秦漢代縣城也在蔚州羌胡縣北百五十里雲中故城趙雲中城秦雲中郡在勝州榆林縣東北四十里言匈奴之南當

匈奴列傳

直代雲中也

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而左右賢王左右谷蟲

王最爲大國

左右骨都侯輔政諸二十四長亦各自置

千長百長什長

索隱曰案續漢書郡國志云里有魁又里什伍里冠掌一里百家什主十家伍

長五家以相檢察故賈誼過秦論以爲俛起什百之中是也

裨小主相封徐廣曰都尉當戶且渠之屬正義曰且子餘反顏師古云歲正月今之沮渠生蓋本因此官

祭其先天地鬼

諸長小會單于庭祠五月大會籠城

索隱曰漢書作龍亦籠字崔浩云西漢書亦云籠

神秋馬肥大會蹠林

漢書音義曰匈奴秋社八月中皆會祭蹠天神

祭其先天地鬼

蹠林地名也晉灼曰李陵與蘇武書云相競趨蹠林則

方胡皆事龍神故名大會處烏龍城後

祭其先天地鬼

服虔說是也又韋昭音多藍反

氏案李牧傳大破匈奴

之俗自古相傳秋祭無林木者尚豎柳

課校人畜

正義曰許

蹠林皆事龍神故名大會處烏龍城後

此字與常昭音顏同然林藪聲相近或以林爲藪也○正義曰顏師古云蹠者遶林木而祭也鮮卑枝衆騎馳遶三周乃止此其遺法也

歷輒通用

廣雅

漢書音義曰刀刻其面○索隱曰軓音烏八反御傳云  
軓歷也如淳云撻杖也三蒼云軓轍也說文云轍轍也  
○正義曰顏師古云軓者謂轍  
擗其骨節若今之厭之厭也大者死獄久者不過十  
日一國之囚不過數人而單于朝出營拜日之始生父

生乍出

論衡

~~瓦解物~~瓦落人タニ野ノカド  
瓦落モ是ノ真善ハタノ瓦セフ  
落レハ振ノ瓦セ一度ニ落シノ

又計其法拔刃尺者死坐盜者沒入其家有罪小者輒  
漢書音義曰刃刻其面○索隱曰軋音鳥八反御侵云  
軋歷也如淳云撻杖也三蒼云軋轢也說文云轢轢也  
操其骨節若今之厭之厭也大者死獄久者不過十  
日一國之囚不過數人而單于朝出營拜日之始生  
拜月其坐長左而北鄉正義曰其座北向長者在左以左爲尊也日上戊巳  
其送死有棺槨金銀衣裘而無封樹喪服張華曰匈奴  
近幸臣妾從死者多至數千百人正義曰漢書作數十  
百人顏師古云或數十人或舉事而候星月月盛壯則攻戰月虧則退兵其  
攻戰斬首虜賜一卮酒而所得鹵獲因以予之得人以  
爲奴婢故其戰人人自爲趣利善爲誘兵以冒敵故其  
見敵則逐利如鳥之集其困敗則瓦解雲散矣戰而扶

不可曉

卷之三

與本乍與

與本乍與

輿死者盡得死者家財後北服渾庾屈尉

索隱曰  
魏異云

又云匈奴北有渾窳國射音亦又音石

萬昆新學之

正義曰已上五國在匈奴北於是匈奴貴人大臣皆

自服以冒頓單

于爲賢是時漢初定中國徙韓王信於代人文曰馬邑謀三言降乃又因又得言

都馬邑名奴

大攻圍馬邑。韓王信陷，匈奴得信，因

弘農南歸宿

雪卒之墮指者十二三於是冒頭詳敗走遂擊冒頭冒頭匿其精兵見其羸弱於是

誘漢兵漢兵

兵三十二萬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徐廣在焉

正義曰步兵未盡  
在白登山

講云源即時墮指雪ヤクノ  
ヤクニ後ニ堕ルノ

卷之三

奴騎其西方盡白馬東方盡青驃馬索隱曰駢音武江反案青驃青色馬  
也○正義曰鄭玄云駢不絕也說文云駢面額皆白爾雅云黑馬面白也  
南方盡駢馬索隱曰按詩赤黃曰駢高帝乃使使間厚  
遺閼氏閼氏乃謂冒頓曰兩主不相困今得漢地而單  
于終非能居之也且漢王亦有神單于察之冒頓與韓  
王信之將王黃趙利期而黃利兵又不來疑其與漢有  
謀亦取閼氏之言乃解圍之一角於是高帝令士皆持  
蒲傳矢外鄉從解角直出竟與太軍合而冒頓遂引兵  
而去漢亦引兵而罷使劉敬結和親之約是後韓王信  
爲匈奴將及趙利王黃等數倍約侵盜代雲中居無幾  
何陳豨反又與韓信合謀擊代漢使樊噲往擊之復拔

卷之三

公主一乍父祖主師古  
諸王

代鴈門雲中郡縣不出塞是時匈奴以漢將衆往降故冒頓常往來侵盜代地於是漢患之高帝乃使劉敬奉宗室文公主爲單于閼氏歲奉匈奴絮繒酒米食物各有數約爲昆弟以和親冒頓乃少止後燕王盧綰反率其黨數千人降匈奴往來苦上谷以東高祖崩孝惠呂太后時漢初定故匈奴以驕冒頓乃爲書遺高后委言高后欲擊之索賈曰穿漢書云高后時冒頓寢駕乃使使遣高后書曰孤儻之君生於沮澤之中長於平野牛馬之域數至邊境頗遊中國陛下獨立孤情獨居兩主不樂無以自娛願以所有易其所無高后怒欲止布諫高后乃止復與匈奴和親至孝文帝初立復脩和親之事其三年五月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地侵

天正立講四月丁未朔五十六

盜上郡葆塞蠻夷殺略人民於是孝文帝詔丞相灌嬰發車騎八萬五千詣高奴正義延州城本漢高奴縣舊都擊右賢王右賢王走出塞文帝幸太原是時濟北王反文帝歸罷丞相擊胡之兵其明年單于遺漢書曰天所立匈奴大單于敬問皇帝無恙前時皇帝言和親事稱書意合歡漢邊吏侵侮右賢王右賢王不請聽後義盧侯難氏徐廣曰音支匈奴將名也等計與漢吏相距絕二主之約離兄弟之親皇帝讓書再至發使以書報不來漢使不至漢以其故不和鄰國不附今以小吏之敗約故罰右賢王使之西求月氏擊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馬彊力以吏滅月氏盡斬殺降下之定樓蘭徐廣曰一云樓渥正義曰漢書云鄯善國名樓蘭去長安一千

匈奴列傳

千六百烏孫呼揭音桀索隱曰又音丘列反二國皆在瓜州里也烏孫呼揭音犁又其例反及其旁二十六國皆以爲匈奴索隱曰案謂皆已入國也諸弓之民并爲一家北州已定願寢兵休士卒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以應始古使少者得成其長老者安其處世世平樂未得皇帝之志也故使郎中係零淺奉書零音火胡反索隱曰塞下地名請獻橐他一匹騎馬二匹駕二駟正義曰顏師古云駕可駕車也駟八匹馬也皇帝即不欲匈奴近塞則且詔吏民遠舍使者至即遣之以六月中來至薪望之地漢書音義曰塞下地名索隱曰那度云漢界上塞下之地今匈奴使至於此也書至漢議擊與和親孰便公卿皆曰單于新破月氏乘勝不可擊且得匈奴地澤鹵正義曰音息非可居也和親

甚便。漢許之孝文皇帝前六年，漢遣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郎中孫零淺遺朕書曰：『右賢王不請聽後義盧侯難氏等計，絕二主之約，離兄弟之親，漢以故不和鄰國，不附。今以小吏敗約，故罰右賢王使西擊月氏，盡定之。願寢兵休士卒，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使少者得成其長老者安其處，壯士平樂朕甚嘉之。」此古聖主之意也。漢與匈奴約爲兄弟，所以遺單于甚厚。倍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已在赦前，單于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于書使者言，單于自將伐國有功甚苦。兵事服繡袴綺衣繡袴長襦徐廣曰：一本無袴字。索隱曰：案小顏云：「服者，者爲梳。蘇林云：今亦謂之梳。」黃金飾具帶一漢書音義。要中大帶黃金胥紩一漢書見作犀毗。此作胥者胥犀聲相近。正義曰：「或誤張晏云：鮮卑落帶瑞獸名也。東胡好服之。戰國策云：趙武靈王賜周紩見帶黃金師比延篤云：胡革帶鉤也。則此帶鉤亦名師比。」則胥犀與師並相近而繡十說各異耳。班固與竇憲錢云：賜犀比金頭帶是也。繡匹錦三十四赤綵正義曰：綠繒各四十四索隱曰：案說文云：繒厚繒音帝。也。使中大夫意謁者令宥遺單于後，頃之冒頓死，子稽粥立。索隱曰：稽音育。號曰老上單于。老上稽粥單于初立，徐廣曰：一云稽留第二。單于自後皆以弟別之。孝文皇帝復遣宗室女公主爲單于閼氏，使官者燕人中行說。正義曰：行音胡郎傳云：說反中行姓說名也。傳云：

匈奴列傳

抄文服日本承謁御服物之

知舊口疏凡恐具倒手

發  
言天子自所服也。以繡爲表綺爲裏。以  
賜冒頓字林云：捨衣無絮也。音公洽反。  
余一徐廣曰：或作疏比也。○索隱曰：案漢書作比疎一。  
比音鼻小顏云：辯髮之飾也。以金爲之。廣雅云：比  
櫛也。荀顏篇云：齊者爲比龐者爲梳。蘇林云：今亦謂之梳。  
黃金飾具帶一漢書音義。要中大帶黃金胥紩一漢書見作犀毗。此作胥者胥犀聲相近。正義曰：「或誤張晏云：鮮卑落帶瑞獸名也。東胡好服之。戰國策云：趙武靈王賜周紩見帶黃金師比延篤云：胡革帶鉤也。則此帶鉤亦名師比。」則胥犀與師並相近而繡十說各異耳。班固與竇憲錢云：賜犀比金頭帶是也。繡匹錦三十四赤綵正義曰：綠繒各四十四索隱曰：案說文云：繒厚繒音帝。也。使中大夫意謁者令宥遺單于後，頃之冒頓死，子稽粥立。索隱曰：稽音育。號曰老上單于。老上稽粥單于初立，徐廣曰：一云稽留第二。單于自後皆以弟別之。孝文皇帝復遣宗室女公主爲單于閼氏，使官者燕人中行說。正義曰：行音胡郎傳云：說反中行姓說名也。傳云：

抄文服日本承謁御服物之  
大帶之章  
小帶之章

集覽注音略注說文反切  
音凍乳汁也熟而和之  
曰酪稼天子傳牛馬之腫  
巨蒐氏所具注西戎有  
臣蒐國  
此下臣蒐就是  
余會云衆詔以集覽  
四云猶言如此之以史  
畧其辭耳

主說不欲行漢彊使之說曰必我行也爲漢患者中行說既至因降單于單于甚親幸之初匈奴好漢繒絮食物中行說曰匈奴人衆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以彊者以衣食異無仰於漢也今單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矣常昭曰言漢物十中之二入匈奴匈奴則動心歸漢矣其得漢繒絮以馳草棘中衣袴皆裂敝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漚酪之便美也漚乳汁也音都秦反○索隱曰字林云漚音竹用反穆天子傳云牛馬之漚臣莞人所具也於是說教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課其人衆畜物許又反上正義曰上漢遺單于書牘以尺一寸辭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所遺物及言語云云中行說令單于遺漢書以尺二寸

匈奴列傳

牘及印封皆令廣大長倨傲其辭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敬問漢皇帝無恙所以遺物言語亦云漢使或言曰匈奴俗賤老中行說竊漢使曰而漢俗屯戍從軍當發者其老親豈有不自脫溫厚肥美以齋送飲食行戍乎漢使曰然中行說曰匈奴明以戰攻爲事其老弱不能鬪故以其肥美飲食壯健者蓋以自爲守衛如此父子各得父相保何以言匈奴輕老也漢使曰匈奴父子乃同穹廬而卧漢書音義曰穹廬拂帳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盡取其妻妻之無冠帶之飾闕庭之禮中行說曰匈奴之俗人食畜肉飲其汁衣其皮畜食草飲水隨時轉移故其急則人習騎射寬則人樂無事其約束

詳出處

靜按脫此謂為老親守子之禮自不食  
甘味之食皆為子齋送其味肉也

輕易行也。君臣簡易，一國之政猶一身也。父子兄弟死取其妻妻之，惡種姓之失也。故匈奴雖亂，必立宗種。今中國雖詳不取其父兄之妻。索隱曰：詳漢書作陽。此亦音羊。親屬益疏，則相殺至乃易姓，皆從此類。且禮義之敝，上下交怨望，而室屋之極，生力必屈。索隱曰：以言棟宇室屋之作人盡極，其力以營其生，至於氣力竭也。居其勿反。夫力耕桑以求衣食，築城郭以自備，故其民急則不督戰功，緩則罷於作業。嗟土室之人，顧無多辭。

## 匈奴列傳

功乍攻

正義曰：喋，多言也。佑，養謹貞言，使人徒多言恭謹而有守，衣固亦何取？當入。

今喋喋而佑佑。業音謀，利口也。佑，冒占反。衣裳貌。冠固何當。言雖著冠，固何當所益。○索隱曰：鄧侯曰：佑，聾耳語服。賈曰：口舌爲喋，如淳曰：汝漢人多口，居室中固自宜著冠，且不足貴也。小顏云：言，僕人且當思念無爲喋喋。佑佑，維自謂著冠，何所當益。自是之後，漢使欲辯論者，中行說輒曰：漢使無多言！顧漢所輸，匈奴繒、絮、米、穀。

告語祭  
之中猶滿  
一量中者  
中亦仲及  
商具教之

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矣。何以爲言乎？且所給備善，則已不備苦惡。常昭曰：苦，龐也。音若麋鹽之鹽。則疾秋孰以騎馳躁而稼穡耳。徐廣曰：躁，音而九反。日夜教單于候，刺害處漢孝文皇帝十四年，匈奴單于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印。印徐廣曰：姓孫，其子單封爲併侯。白丁反。索隱曰：印音五郎反。虜人民畜產甚多，遂至彭陽城。徐廣曰：在安定。正義曰：城字誤也。括地志云：彭陽城故城在涇州臨城縣東二十里。案彭城在媯州與北地郡甚遠。正義曰：括地志云：秦回中宮，在岐州雍明非彭城也。年通回中道。正義曰：括地志云：秦回中宮，在北地武帝作縣西四十里。即宮始皇李紀三十七年，巡雞頭山，過回中。武帝元封四年，作甘泉宮。漢之甘泉在雍州雲陽西北八十里。秦始皇作甘泉宮，去長安三百里。望見長安，秦始皇以來祭天。於是文帝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張武爲將軍發。

御候還騎，角以大騎也。應還充小也。謂日還騎，言應而來也。

已有以

車千乘騎十萬軍長安旁以備胡寇而拜昌侯盧卿爲上郡將軍索隱曰表盧作旅古今字異耳寧侯魏遜爲北地將軍成侯董侯周寵爲隴西將軍東陽侯張如意爲大將軍成侯董赤正義曰音赫爲前將軍大發車騎往擊胡徐廣曰內史亦布亦爲將軍單于留塞內月餘乃去漢遂出塞即還不能有所殺匈奴日已驕歲入邊殺略人民畜產甚多雲中遼東最甚至代郡萬餘人漢患之乃使使遺匈奴書單于亦使當戶報謝復言和親事孝文帝後二年使使遺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當戶且居雕渠難索隱書作且渠匈奴官號樂彦云當戶且渠各自一官雕渠難爲此官也正義曰雕渠難者其姓名也且音子余反郎中韓遂遺朕馬二匹已至敬受先帝制長城以北

匈奴列傳

胡人能引弓故云

引弓之國受命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無離臣主相安俱無暴逆今聞渫惡民貪降其進取之利倍義絕約忘萬民之命離兩主之驩然其事已在前矣書曰二國已和親兩主驩說寢兵休卒養馬世世昌樂鬱然更始徐廣曰鬱音安定意也朕甚嘉之聖人者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命朕與單于俱由此道順天恤民壯壯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咸便漢與匈奴鄰敵之國匈奴處北地寒殺氣早降故詔吏遣單于秋糞金帛絲絮佗物歲有數今天下大安萬民熙熙朕與單于爲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足以矣孰有大於祖宗復廟饋者而忍以薄物矣前日之薄物細故吾既捐

用學記乾道元年郊赦文  
前事俱捐余乎薄物細故至民咸以廉分乎亦界此疆涉水東所草不生公牛陳正獻書曰軍詞厚禮

黃帝傳之匈奴詳  
矣云若奉天帝號之書

有日天不頗覆地不偏載朕與單于皆捐  
危殆嗚呼大哉言乎天帝  
之天以心持之堅持  
久至孝景世終無大敵

正義曰凡有足而行宜疾行

有口氣而莫自囁息

離兄弟之驩朕聞天不頗覆地不偏載朕與單于皆捐  
往細故俱蹈大道墮壞前惡以圖長久使兩國之民若  
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鼈上及飛鳥跂行喙息蠕動  
之類索隱曰案跋音跋又音企言蟲鳥之類或以踵而  
行或以喙而息皆得其安也二審云蠕蠕動貌音  
軟淮南云昆蟲蠕動也莫不就安利而辟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  
道也俱去前事朕釋逃虜民單于無言章尼等索隱曰  
云我今日並釋放彼國逃亡虜遺之歸本國汝  
單于無得更以言詞訴於章尼等責其違逃也朕聞古  
之帝王約分明而無食言單于留志天下大安和親之  
後漢過不先單于其察之單于既約和親於是制詔御  
史曰匈奴太單于遺朕書言和親已定亡人不足以益  
衆廣地匈奴無入塞漢無出塞犯令約者殺之可以久

匈奴列傳

親後無咎俱便朕已許之其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後四  
歲老上稽弒單于死子軍臣立爲單于既立徐廣曰後  
元三年立孝文皇帝復與匈奴和親而中行說復事之軍臣單于  
立四年徐廣曰孝文後元七年崩而二年荅單于書其  
間五年而此云後四年又立四年數不容爾也匈奴入上郡雲中也匈奴復絕和親大入上郡雲中各三  
萬騎所殺略甚衆而去於是漢使三將軍軍屯北地代  
屯句注趙屯飛狐口緣邊亦各堅守以備胡寇又置三  
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以備胡胡騎入代  
句注邊烽火通於甘泉長安數月漢兵至邊匈奴亦去  
遠塞漢兵亦罷後歲餘孝文帝崩孝景帝立而趙王遂  
乃陰使人於匈奴具楚反欲與趙合謀入邊漢圍破趙

匈奴亦止。自是之後，孝景帝復與匈奴和親，通關市賈。遣匈奴遣公主如故，約終。孝景時，時小入盜，邊無大寇。武帝即位，明和親，約束厚遇，通關市餽，給之。匈奴自單于以下皆覩棄生來，長城下漢使馬絕不入。驛道亭塗

下人者卑人役或又馬是下  
人役

奴文易入  
せしら

匈奴亦止。自是之後，孝景帝復與匈奴和親，通關市賈。武帝即位，明和親，約束厚遇，通關市饒給之。匈奴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漢使馬邑下人聶翁壹索隱曰：在酒泉郡。，行徼索隱曰：如淳云：近塞郡皆置尉史，各二人。，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恠之，乃攻亭。是時鴈門尉史里見寇，得此亭知漢。

葆漢書

三

10

10

10

卷之三

10

角  
七

卷之四

卷之二

卷之二

同音字

世

四將青賀散廣

兵謀單于得欲殺之徐廣曰一云乃尉史乃告單于漢下具告單于漢  
兵所居單于大驚曰吾固疑之乃引兵還出曰吾得尉  
史天也天使若言以尉史爲天王漢兵約單于入馬邑  
而縱單于不至以故漢兵無所得漢將軍王恢部出代  
擊胡輜重聞單于還兵多不敢出漢以恢本造兵謀而  
不進斬恢韓長孺傳曰恢自殺自是之後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  
索隱曰蘇林云直當道之塞  
尚樂關市噲漢財物漢亦尚關市不絕以中之正義曰如淳云得其以利中傷之自馬邑軍後五年之秋漢使四將軍各萬騎  
擊胡關市下將軍衛青出上谷至龍城得胡首虜七百  
人公孫賀出雲中無所得公孫敖出代郡爲胡所敗七

師古曰閻  
市中其毒  
中奇竹

千餘人李廣出鴈門爲胡所敗而匈奴生得廣廣後得亡歸漢因赦廣赦廣贖爲庶人其冬匈奴數入盜邊漁陽尤甚漢使將軍韓安國屯漁陽備胡其明年秋匈奴二萬騎入漢殺遼西太守略二十餘人胡又入敗漁陽太守軍千餘人圍漢將軍安國安國時千餘騎亦且盡會燕救至匈奴乃去匈奴又入鴈門殺略千餘人於是漢使將軍衛青將三萬騎出鴈門李息出代郡擊胡得首虜數千人其明年衛青復出雲中以西至龍西擊胡之擾煩白羊王於河南得胡首虜數千牛羊百餘萬於是漢遂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爲塞因河爲固漢亦棄上谷之什斗辟縣造陽地以予胡

音書

漢書音義

匈奴列傳

曰言縣斗辟西近胡○索隱曰辟音辟造陽即斗辟縣中地○正義曰按曲幽辟縣入匈奴界者造陽地并與胡也是歲漢之元朔二年也其後冬匈奴軍臣單于死軍臣單于弟左谷蠡王伊稚斜自立爲單于索隱曰稚音士嗟反斜鄒誕生音直牙反蓋稚斜胡人語近得其實攻破軍臣單于太子於單于單于於單亡降漢漢封單于爲涉安侯數月而死伊稚斜單于既立其夏匈奴又入鴈門殺略千餘人其明年匈奴又復入代郡定襄正義曰括地志云定襄故城在朔州善陽縣北三百八十里地理志云定襄郡高帝置也上郡各三萬騎殺略數千人匈奴右賢王怨朔方殺略吏民甚衆其明年春漢以衛青爲大將軍將漢奪之河南地而築朔方數爲寇盜邊及入河南侵擾

下恭友師古曰恭友太守姓名七恭乍共讀日義

游漢書

師古曰裨王小王也右裨將然

六將軍十餘萬人出朔方高闕擊胡右賢王以爲漢兵不能至飲酒醉漢兵出塞六七百里夜圍右賢王右賢王大驚脫身逃走諸精騎往往隨後去漢得右賢王衆男女萬五千人裨小王十餘人其秋匈奴萬騎入殺代郡都尉朱英略千餘人其明年春漢復遣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兵十餘萬騎乃再出定襄數百里擊匈奴得首虜前後凡萬九千餘級而漢亦亡兩將軍軍三千餘騎徐廣曰合有三千耳右將軍建正義曰蘇武父也得以身脫而前將軍翁侯趙信兵不利降匈奴趙信者故胡小王降漢漢封爲翁侯以前將軍與右將軍并軍分行正義曰與大獨軍別行也遇單于兵故盡沒單于既得翁侯以爲自次王正義曰自次者

匈奴列傳

初微用音交口也極ハシタ久ノ用音ニテ取シトクノ

於單于用其姊妻之與謀漢信教單于益北築幕應劭曰幕沙幕匈奴之南界瓊曰以誘罷漢兵微極而取之索隱曰音疲微要也謂要其疲極而取之。正義曰微音古堯反微要也要漢兵疲極則取之無近塞居止無近

塞單于從其計其明年胡騎萬人入上谷殺數百人其明年春漢使驃騎將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支山

正義曰焉音烟若地志云焉支山一名刪冊山在甘州冊冊縣東南五十里西河故事云匈奴祁連焉支二山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其慙惜如此千餘里擊匈奴得胡首虜騎萬八千餘級破得休屠王祭矢金人漢書音義曰匈奴祭天處本在雲陽甘泉山下秦奪其地後徙之休屠王右地故休屠有祭天金人家祭天人也○索隱曰常昭云作金人以爲祭天主崔浩云胡祭以金人爲主人浮圖金人是也孟說恐不然案得休屠金人後置之於甘泉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徑路祠神在雍州雲陽縣西北九十里甘泉山下本匈奴祭天處秦奪

集覽四休屠匈奴之屬焉王者之子休青行屬直亦反張舉曰屬音諸

孟說者指音義之並康之

歲一乍亡疾

集覽四休屠匈奴之屬

孟說者指音義之並康之

聲暨同

家當乍  
幻蟹白注  
休許九反  
房青儲  
象之

其地後徙休屠右地按金人即金其夏驃騎將軍復與  
佛豫是其遺法立以爲祭天主也其夏驃騎將軍復與  
曰常昭曰攻祁連山索隱曰河西舊事云山在張掖酒  
張掖縣有松柏五木美水草冬溫夏涼宜畜牧匈奴失二山  
乃歌云亡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燕支山使  
我嫁婦無顏色祁連一名天山亦曰白山得胡首虜三萬餘人裨小王以下  
七十餘人是時匈奴亦來入代郡鴈門殺略數百人漢  
使博望侯及李將軍廣出右北平擊匈奴右賢王右賢  
王圍李將軍卒可四千人且盡殺虜亦過當會博望侯  
軍救至李將軍得脫漢失亡數千人合騎侯後驃騎將  
軍期及與博望侯皆當死贖爲庶人其秋單于怒渾邪  
王休屠王居西方爲漢所殺虜數萬人欲各誅之渾邪

尤深書

## 匈奴列傳

謀一作謀

漢書私負從馬節貢私負衣  
裝者及私將馬從者皆  
非公家發放與之限  
糧食至漢書亦元  
師古曰貢載糧食者重  
直用反興讀曰豫  
食量見西南夷傳

王與休屠王恐謀降漢徐廣曰元漢使驃騎將軍往迎  
之渾邪王殺休屠王并將其衆降漢凡四萬餘人號十  
萬於是漢已得渾邪王則龍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徙  
關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南新秦中以實之索隱曰如  
安以北朔方以南漢書食貨志云徙貧民充朔方以南  
新秦中是也○正義曰服虔云地名在北地廣六七百  
里長安北朔方南史記以爲秦始皇遣蒙恬斥逐北故  
得肥饒之地七百里徙內郡人民皆往充實之號曰新  
秦中而減北地以西戌卒半其明年匈奴入右北平定  
襄各數萬騎殺略千餘人而去其明年春漢謀曰翕侯  
信爲單于計居幕北以爲漢兵不能至乃粟馬發十萬  
騎負私從募從者凡十四萬匹馬凡十四萬匹糧重  
不與焉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中分軍大將軍出

唐書  
食  
株馬也

定襄驃騎將軍出代咸約絕幕擊匈奴單于聞之遠其輜重以精兵待於幕北與漢大將軍接戰一日會暮大風起漢兵縱左右翼圍單于單于自度戰不能如漢兵單于遂獨身與壯騎數百潰漢圍西北遁走漢兵夜追不得行斬捕匈奴首虜萬九千級北至閼頴山趙信城而還如淳曰信前降匈奴築城居之單于之遁走其兵往往與漢兵相亂而隨單于單于死不與其大衆相得其右谷蠡王以爲單于死乃自立爲單于真單于復得其衆而右谷蠡王乃去其單于號復爲右谷蠡王漢驃騎將軍之出代二十餘里與左賢王接戰漢兵得故首虜凡七萬餘級左賢王將皆遁走驃騎封於狼居胥山禪姑衍

匈奴列傳

臨翰海而還如淳曰翰海北海名○正義曰按翰海自一大海名群鳥解羽伏乳於此因名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徐廣曰在金城○索隱曰地理志云張掖令居縣姚氏令音連小顏音零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地接匈奴以北正義曰匈奴庭今遠徙幕北更蚕食之漢舊以幕爲土境連接匈奴舊地以北也初漢兩將軍大出圍單子所殺虜八九萬而漢士卒物故亦數萬索隱曰案擇名云漢謂死爲物故就朽故也又魏晝訪議高堂崇對曰聞之先師物無也故事也言無復所能於事者也漢馬死者十餘萬匈奴雖病遠去而漢亦馬少無以復往匈奴用趙信之計遣使於漢好辭請和親天子下其議或言和親或言遂臣之丞相長史任敞曰匈奴新破困宜可使爲外臣朝請於邊漢使任敞於單于單于聞敞計大怒

留之不遣。先是漢亦有所降匈奴使者單于亦輒留漢使相當。漢方復收士馬，會驃騎將軍去病死於是漢久不北擊胡。數歲，伊稚斜單于立十三年，死子烏維立爲單于。是歲漢元鼎三年也。烏維單于立而漢天子始出巡郡縣。其後漢方南誅兩越。正義曰：南越東越。不擊匈奴。匈奴亦不侵入邊。烏維單于立三年，漢已滅南越，遣故太僕賀將萬五千騎出九原。音子餘反。臣贊云：去九原二千里，見漢輿地圖。二千餘里至浮苴井而還。索隱曰：苴名去令居千里。不見匈奴一人。漢又遣故從驃騎趙破奴萬餘騎出令居數千里至匈奴河水而還。隱云：河水一名去令居千里。亦不見匈奴一人。是時天子巡邊至朔方，勒兵十八萬騎以見武節。而使郭吉風告單于。郭吉

匈奴列傳

講是從驃侯者從干驃騎將軍之義也。

劉敬曰：趙破奴傳但云至匈奴此術叔字劉敬說同。

沙漢南匈奴之故都。西臣於於漢。漢書無母之字。在區於一地。寫詔卒云。

既至匈奴，匈奴主客常昭正義曰：主使來客官。問所使郭吉禮卑言好。曰：吾見單于而口言。單于見吉吉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闕。今單于能即前與漢戰。天子自將兵待邊。單于即不能即南面而臣於漢。何徒遠走亡匿於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母爲也。語卒而單于大怒。立斬主客見者而留郭吉不歸。遷之北海上。正義曰：北海即上海也。蘇武亦還也。而單于終不肯爲寇於漢。邊休養息士馬。習射獵數使使於漢。好辭甘言求請和親。漢使王馬等窺匈奴。匈奴法漢使。非去節而以墨黥其面者不得入穹廬。單于愛之詳許甘言爲遣其太子入漢爲質。正義以求和親漢使楊

信於匈奴。是時漢東拔穢貉朝鮮以爲郡。正義曰即玄菟樂浪二郡

而西置酒泉郡。正義曰今肅州以萬絕胡與羌通之路。漢又西

通月氏大夏。

正義曰漢書西域傳云大月氏去長安城萬一千六日里本居敦煌郡連間冒頓單于破月氏而老上單于殺月氏王以頭爲飲器月氏乃遠去過大宛而擊大夏而臣之都竭水北爲王庭又在烏孫北之眩奢縣

以公主妻烏孫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國又北益廣田

至眩雷爲塞。

漢書音義曰眩雷地名在烏孫北

而匈奴終不敢以爲言。是歲翕侯信死漢用事者以匈奴爲已弱可臣從也。揚

信爲人剛直屈彊素非貴臣。單于不親。單于欲召入不

肯去。節單于乃坐穹廬外見揚信。揚信既見單于說曰。即欲和親以單于太子爲質於漢。單于曰非故約故約漢常遣公主給繒絮食物有品以和親而匈奴亦不擾

眩胡子友牛百葉眩當作眩眼皮曰眩雷在烏孫北之眩奢縣之縣

究

匈奴列傳

邊今乃欲反古令吾太子爲質無幾矣。

正義曰幾音記及古無所冀

望也儒生先生也匈奴俗見漢使非中貴人其儒先以爲欲說折其辯

漢書作儒生其少年以爲欲刺折其氣。每漢使入匈奴

匈奴輒報償漢留匈奴使匈奴亦留漢使必得當乃肯止。揚信既歸漢使王烏而單于復謂以甘言欲多得漢

財物給謂王烏曰吾欲入漢見天子面相約爲兄弟王

烏歸報漢漢爲單于築邸于長安。匈奴曰非得漢貴人

使吾不與誠語。匈奴使其貴人至漢病漢予藥欲愈之

不幸而死而漢使路充國佩二千石印綬往使因送其喪厚葬直數千金曰此漢貴人也。單于以爲漢殺吾貴人使者乃留路充國不歸諸所言者單于特空紿王烏殊

無意入漢及遣太子來質於是匈奴數使奇兵侵犯遂  
漢乃拜郭昌爲拔胡將軍及浞野侯屯朔方以東備胡  
徐廣曰浞野路充國留匈奴三十歲單于死烏維單于立  
安趙破奴  
十歲而死子烏師盧徐廣曰烏立爲單于年少號爲兒  
單于是歲元封六年也自此之後單于益西北左方兵  
直雲中右方直酒泉燉煌郡正義曰括地志云鐵勒國北樂勝州經素長城太羹長路  
正北經砂磧十三日行至其國兒單于立漢使兩使者  
一弔單于一弔右賢王欲以乖其國使者入匈奴匈奴  
悉將致單于單于怒而盡留漢使漢使留匈奴者前後  
十餘輩而匈奴使來漢亦輒留相當是歲漢使貳師將  
軍廣利西伐大宛而令因將軍數築受降城其冬匈

奴大雨雪畜多飢寒死兒單于年少好殺伐國人多不  
安左大都尉欲殺單于使人間告漢曰我欲殺單于降  
漢漢遠即兵來迎我我即發初漢聞此言故築受降城  
猶以爲遠其明年春漢使浞野侯破奴將二萬餘騎出  
朔方西北二千餘里期至浚稽山而還索隱曰應劭云在武威縣北

浞野侯既至期而還左大都尉欲發而覺單于誅之發  
左方兵擊浞野浞野侯行捕首虜數千人還未至受降  
城四百里匈奴兵八萬騎圍之浞野侯夜自出求水匈奴  
奴間捕生得浞野侯因急擊其軍軍中郭縱爲護維王  
爲渠正義曰渠帥也相與謀曰及諸校尉畏亡將軍而誅之莫相勸歸軍遂沒於匈奴匈奴兒單于大喜遂遣奇兵

攻受降城不能下乃寇入邊而去其明年單于欲自攻

受降城未至病死兒單于立三歲而死子年少匈奴乃

立其季父烏維單于弟右賢王呴犁湖爲單于

又音鈞

是歲太初三年也呴犁湖單于立漢使光祿徐自爲出

五原塞

正義曰却五原郡榆林塞也  
在勝州榆林縣四十里也

數百里遠者千餘

里築城鄣列亭

正義曰顧猶云郭山中

至盧昫

音嚮匈奴地名

小城亭候望所居也

又山名○正義曰括地志云五原郡相陽縣北出石門

郭得先祿城又西北得支就縣又西北得頭曼城又西

北得牢城河又西北得宿虜城

按即築城郭列亭

而使

游擊將軍韓說長平侯衛伉屯其旁

正義曰括地志云漢居延縣故城在甘

德築居延澤上

州張掖縣東北千五百三十里有漢築虜郭強弩尉路博德之所築李陵敗與士衆期至遮虜

郭即此也長老傳云郭北八十里直居延之西北是

匈奴列傳

李陵

戰地其秋匈奴大入定襄雲中殺略數千人敗數二千

石而去行破壞光祿所築城列亭鄣又使右賢王入酒

泉張掖略數千人會任文擊救

漢書音義曰漢將也

盡復失所得

而去是歲貳師將軍破大宛斬其王而還匈奴欲遮之

不能至其冬欲攻受降城會單于病死呴犁湖單于立

一歲死匈奴乃立其弟左大都尉且鞮侯爲單于

索隱曰且

音子餘反漢既誅大宛威震外國天子意欲遂困胡乃

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逆

音子餘反

昔齊襄公復百世之讎春秋大之

公羊傳曰九世猶可

復讎又襄公九葉祖馬紀侯

既諧而烹叔子于周故襄公滅

祀之九世猶可復乎雖夏可

降者路充國等得歸單于初立恐漢襲之乃自謂我兒

知也

是歲太初四年也且鞮侯單于既立盡歸漢使之不

降者路充國等得歸單于初立恐漢襲之乃自謂我兒

音低

復讎又襄公九葉祖馬紀侯

既諒而烹叔子于周故襄公滅

祀之九世猶可復乎雖夏可

復讎又襄公九葉祖馬紀侯

既諒而烹叔子于周故襄公滅

祀之九世猶可復乎雖夏可

子安敢望漢天子漢天子我丈人行也

正義曰胡郎反漢遣中郎將蘇武厚幣賂遺單于單于益驕禮甚倨非漢所望

也其明年浞野侯破奴得亡歸漢其明年漢使貳師將

軍廣利以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

正義曰在伊州得

胡首虜萬餘級而還匈奴大圍貳師將軍幾不脫漢兵

物故什六七漢復使因杅將軍數出西河與彊弩都尉

會涿涂山

徐廣曰涂音邪○索隱曰涿音卓涂音以奢反○正義曰匈奴中山也

母所得

又使騎都尉李陵將步騎五千人出居延北千餘里與單于會合戰陵所殺傷萬餘人兵及食盡欲解歸匈奴圍陵陵降匈奴其兵遂沒得還者四百人單于乃貴陵以其女妻之後二歲復使貳師將軍將六萬騎步兵十

匈奴列傳

節古事記上釋說

兵

節古事記重謂事子資產

萬出朔方彊弩都尉路博德將萬餘人與貳師會游擊將軍說將步騎三萬人出五原因杅將軍數將萬騎步兵三萬人出鴈門匈奴聞悉遠其累重於余吾水北

徐廣曰余一作斜音邪○索隱曰山海經云北鮮之山鮮水出焉北流注余吾○正義曰累力爲反重文用反而

單于以十萬騎待水南與貳師將軍接戰貳師乃解而引歸與單于連戰十餘日貳師聞其家以巫蠱族滅因并衆降匈奴

徐廣曰案史記將相年表及漢書征和二年巫蠱始起三年廣利與商丘成出擊胡

軍敗乃降得來還千人一兩人耳

正義曰師聞其家非天漢四年事

是歲

徐廣曰漢四年人所知游擊說無所得因杅數與左賢王戰不利引歸

不得御

正義曰御音語其功不得相御當也

有詔捕太醫令隨但言貳師

千本

晉書文人尊先生林

將軍家室族滅使廣利得降匈奴索隱曰漢書云明年單于立張晏云自鹿姑單于已下皆劉向褚先生所錄班彪又撰而次之所以漢書匈奴傳有上下兩卷

此裏忌諱之詞也

幻雲点

太史公曰孔子著春秋隱桓之間則章至定哀之際則微索隱曰案韓山要禮云也仲尼仕於定哀故其著春秋不切論當世而微其詞也

也故世俗之言匈奴者患其徼

一時之權

徐廣曰微音皎○索隱曰無實而喪之是也忌諱當

也故世俗之言匈奴者患其徼索隱曰案固者無也謂其微音工堯反言求一時權寵也劉伯莊音叫徐音皎皆非也

以便偏指不參索隱曰案謂說者謀匈奴皆患其直微音不參詳偏指不參詳

彼己將率

索隱曰案謂說者猶詩人謔詞云彼己之子是也將率則指樊噲等也

席中國廣大氣奮人主因以決策是以建功不深堯雖賢興事業不成得禹而九州寧正義曰言堯雖

擇任將相哉賢聖不能獨理得禹而九州安寧以刺武帝不能擇賢將相而務詔納小人浮説多伐匈奴故壞齊民太史公引禹聖成其太平以攻當代之罪也且欲興聖統唯在擇任將相哉唯在擇任將相哉

索隱述贊曰

猶犹董粥

居于北邊

既稱夏裔

式憚周篇

頗隨畜牧

屢擾塵煙

爰自冒頓

尤聚控弦

雖空帑藏

未盡冲權

述贊冒頓當作頓冒唐本此句當作頓索陰贊作頓冒者脂賈作冒指西作巴西之類字



廣

徐廣曰步一作少

皆屬衛氏青爲侯家人少時歸其父

使牧羊先母之子皆奴畜之

服妻適母曰先母適妻也青之母鄭氏云鄭季本妻編於民戶之

間故曰民母今本亦或作民母去聲

青嘗從入至甘泉居室

正義曰按居室署名武帝改曰保宮灌夫繫居室是也

有一鉗徒

平晏曰甘泉中徒所居也

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笑

曰人奴之生得母笞罵即足矣安得封侯事乎青壯爲

侯家騎從平陽主建元二年春青姊子夫得入宮幸上

皇后當邑大長公主女也

徐廣曰堂邑安侯陳嬰之孫

季須元嘉年季須坐奸自殺

○正義曰文賴云陳皇后武帝姑女也

無子妬大長公主聞

衛子夫幸有身妬之乃使人捕青

青時給事建章未知

名

索隱曰案晉灼云建章上林中宮名大長公主執囚青欲殺之其友騎

衛子夫幸有身妬之乃使人捕青

青時給事建章未知

名

建章上林中宮名大長公主執囚青欲殺之其友騎

郎公孫敖與壯士篡取之以故得不死

索隱曰篡猶上劫也奪也

聞乃召青爲建章監侍中及同母昆弟貴賞賜數日間

累千金孺爲太僕公孫賀妻少兒故與陳掌通

徐廣曰陳平曾孫名上召貴掌公孫敖由此益貴子夫爲夫人青爲太

中大夫元光五年青爲車騎將軍擊匈奴出上谷太僕

公孫賀爲輕車將軍出雲中太中大夫公孫敖爲騎將

軍出代軍衛尉李廣爲驍騎將軍出鴈門軍各萬騎青

至龍城斬首虜數百騎將軍敖亡七千騎衛尉李廣爲

虜所得得脫歸皆當斬贖爲庶人賀亦無功元朔元年

索隱曰即衛立爲皇后其秋青爲車騎木子據也

春衛夫人有男

索隱曰即衛立爲皇后其秋青爲車騎木子據也

將軍出鴈門三萬騎擊匈奴斬首虜數千人明年匈奴

龍通本乍竟漢書乍竊古曰竊讀子竟同來校不以浙本竊字從竊者無竟音後人誤作耳

人

將軍李息擊之出代令車騎將軍青出雲中以西至高  
 闕索隱曰高闕山名小顏云一曰塞名在朔方之北遂略河南地至于隴西捕  
 首虜數千畜數十萬走白羊樓煩王遂以河南地爲朔  
 方郡正義曰今夏州也以三千八百戶封青爲長平侯青校尉  
 蘇建有功以千一百戶封建爲平陵侯使建築朔方城  
正義曰括地志云夏州朔方縣北什貢故城是按蘇建築什貢之號蓋出蕃語也青校尉張次  
 公有功封爲岸頭侯索隱曰案晉灼云河東皮氏縣之亭名也○正義曰服虔云鄉名也  
 天子曰匈奴逆天理亂人倫累長亡老以盜竊爲務行  
 訴諸蠻夷造謀籍兵數爲邊害張晏曰從蠻夷借兵抄邊也故興師  
 遣將以征厥罪詩不云乎薄伐玁狁至于太原索隱曰此小雅

衛青傳

六月詩美宣王北伐也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索隱曰小薄伐者言逐出之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索隱曰小雅出車之詩也今車騎將軍青度西河正義曰即雲中郡之也至高闕  
 獲首虜二千三百級車輜畜產畢收爲鹵已封爲列侯  
 遂西定河南地按榆谿舊塞如淳曰案行也榆谿舊塞案水經云上郡之北有諸次山諸次水出焉東經榆林塞爲榆谿是榆谿舊塞也或曰按尋也○索隱曰  
 河如淳曰絕度也爲北河作橋梁也計蒲泥破符離領下嶺義曰括地志云梁北河在靈州界也絕梓領梁北  
 晉灼曰崔浩云北塞名也

一級張晏曰伏於隱獲得衆類也驅馬牛羊百有餘萬全甲兵而還益封青三千  
 戶其明年匈奴入殺代郡太守友徐廣曰友者太守名也姓共也入略  
 鴈門千餘人其明年匈奴大入代定襄上郡殺略漢數

郎昌本以斬敵一首拜爵一級故謂一首為一級因復名生獲一人為一級也

音信

合訊者

謂生執吏

而訊問之

其事也

謂問之

千人。其明年元朔之五年春漢令車騎將軍青將三萬騎出高闕衛尉蘇建爲游擊將軍左內史李沮文兼音組曰爲彊弩將軍太僕公孫賀爲騎將軍代相李蔡爲輕車將軍皆領屬車騎將軍俱出朔方大行李息岸頭侯張次公爲將軍出右北平咸擊匈奴匈奴右賢王當衛青等兵以爲漢兵不能至此飲醉漢兵夜至圍右賢王右賢王驚夜逃獨與其愛妾一人壯騎數百馳潰圍北去漢輕騎校尉郭成等逐數百里不及得右賢裨王十餘人畜數千百萬於是引兵而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車騎將軍青爲大將軍諸將皆以兵

衛青傳

勗大將軍大將軍立號而歸索隱曰案謂立大將軍之號令而歸也天子曰大將軍青躬率戎士師大捷獲匈奴王十有餘人益封青六千戶而封青子伉正義曰浪反爲宜春侯青子不疑爲陰安侯青子登爲發干侯青固謝曰臣幸得待罪行間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校尉力戰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青臣青子在繖保中正義曰牆長尺二寸闊八寸以約小兒於背被也未有勤勞上幸列地封爲三侯非臣待罪行間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也伉等三人何敢受封天子曰我非志諸校尉功也今固且圖之乃詔御史曰護軍都尉公孫敖三從大將軍擊匈奴常護軍傳校獲王索隱曰顧被護諸軍每附部校以致克捷而獲王也以千五百戶

封赦爲合騎侯

索隱曰案非邑地因戰功爲號謂軍都合驃騎故云合騎若冠軍從驃然也都

尉韓說從大將軍出窳渾

徐廣曰窳渾在朔方音庚

書作寘渾寘音田至匈奴右賢王庭爲麾下搏戰獲王

索隱曰

搏擊也小顏同今史記漢以千三百戶封說爲龍鬚侯

書本多作淳淳猶轉也

索隱曰

服虔云窳渾塞名漢

騎將軍公孫賀從大將軍獲王以千三百戶封賀爲南

鄆侯徐廣曰鄆宜作帝音匹孝反

索隱曰章昭云

名或作審字叔云大下卯與穴下卯並音匹孝反

輕車將軍李蔡再從大將軍獲王以千六百戶封蔡爲

樂安侯校尉李朔校尉趙不虞校尉公孫戎奴各三從

大將軍獲王以千三百戶封朔爲涉軼侯以千三百戶

封不虞爲隨成侯以千三百戶封戎奴爲從平侯將軍

李沮李息及校尉豆如意有功賜爵關內侯食邑各三

百户其秋匈奴入代殺都尉朱英其明年春大將軍青  
出定襄合騎侯赦爲中將軍太僕賀爲左將軍翕侯趙  
信爲前將軍衛尉蘇建爲右將軍郎中令李廣爲後將  
軍左內史李沮爲彊弩將軍咸屬大將軍斬首數千級  
而還月餘悉復出定襄擊匈奴斬首虜萬餘人右將軍  
建前將軍信并軍三千餘騎獨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  
漢兵且盡前將軍故胡人降爲翕侯見擊匈奴誘之遂  
將其餘騎可八百騎降單于右將軍蘇建盡亡其軍獨  
以身得亡去自歸大將軍問其罪正閔張晏曰  
也閔正義曰律都軍

長史安官史一人也

索隱曰案

郊祀志議封禪有周霸故知儒生也建當云何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

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閼安曰不然。兵法  
小敵之堅大敵之禽也。今建以數千當單于數萬力戰  
一日餘士盡不敢有二心自歸自歸而斬之是示後無  
反意也不當斬。大將軍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間不  
患無威而霸說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職雖當斬  
將以臣之尊寵而不敢自擅專誅於境外而具歸天子  
天子自裁之於是見爲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軍  
吏皆曰善遂囚建詣行在所行在所言今雖在京師行所至耳廵狩天下所奏事更皆爲宮在長安則曰奏長安宮在泰山則曰奉高宮唯當時所在入塞罷  
兵是歲也大將軍姪子霍去病徐廣曰姪即小兒也年十八幸爲  
天子侍中善騎射再從大將軍受詔與壯士爲剽姚校  
將軍

尉索隱曰服虔音鶻搖木顏案荀爽漢紀作票鶻  
票鶻勁疾之貌也票音頻妙反鶻音弋召反

勇騎八百直棄大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索隱曰案  
小顏云計其所將之人數則捕首虜爲多過於所當也  
一云漢軍失者少而殺獲匈奴數多故曰過當也

於是天子曰剽姚校尉去病斬首虜二千二十八級及  
相國當戶斬單于大父行籍若侯產張晏曰籍若胡僕  
之行弟產即大父之名  
浪反謂籍若侯是匈奴祖姑單于李父名小顏云比頻  
也宰下既云再無密更言頻也再冠軍以千六百戶封  
去病爲冠軍侯上谷太守郝賢四從大將軍捕斬首虜  
二千餘人以千一百戶封賢爲衆利侯是歲失兩將軍  
軍亡翕侯軍功不多故大將軍不益封右將軍建至天  
子不誅赦其罪贖爲庶人大將軍旣還賜千金是時王

夫人方幸於上，寧乘說大將軍曰：「將軍所以功未甚多，身食萬戶，三子皆爲侯者，徒以皇后故也。今王夫人幸而宗族未富貴，願將軍奉所賜千金爲王夫人親壽。」大將軍乃以五百金爲壽。天子聞之間，大將軍、大將軍以實言上，乃拜寧乘爲東海都尉。張騫從大將軍以嘗使太夏。正義曰：大夏國，在大宛西。留匈奴中久，導軍知善水草處，軍得以無飢渴。因前使絕國功，封騫博望侯。冠軍侯去病既侯，三歲元狩二年春，以冠軍侯去病爲驃騎將軍。余賈一作剽。○正義曰：漢書云霍去病征匈奴有絕幕之勳。裕置驃騎將軍位在三司品秩同大將軍。說文云：驃騎黃馬，鬚白色，一日髦尾。

將萬騎出龍西，有功。天子曰：「驃騎將軍率

戎士踰烏蘇

漢書音義曰：討敵濮。

索隱曰：敵音速。濮音

戎士踰烏蘇

音疾。山名也。討敵濮。

卜肆注云：匈奴部落。

衛青傳

名案下有邊濮水名也。涉狐奴歷五王國，輜重人衆憚。謂者弗取。文穎曰：恐懼也。索隱曰：案說文云：憚，謂失氣也。劉氏云：憚，式涉反。謂之涉反。冀獲單于子。徐廣曰：轉戰。殺折蘭王，斬盧胡王。張晏曰：折蘭盧胡國名也。殺者殺之而已。斬者獲其首。○正義曰：顏師古云：折蘭匈奴中姓也。今鮮卑有其蘭姓者，即其種。誅全甲。徐廣曰：全一作全。正義曰：全甲謂具足不失落也。

屠祭天金人。如淳曰：祭天爲主。○索隱曰：案益封去病二千戶。其夏，驃騎將軍與合騎侯敖俱出北地，異道。博望侯張騫郎中令李廣俱出右北平，異道，皆擊匈奴。郎中令將四千騎先至博望侯將萬騎在後，至匈奴左賢王將數萬騎圍郎中令與戰二日，死者過半。所

殺亦遇當。博望侯至匈奴，兵引去。博望侯坐行留當斬。贖爲庶人。而驃騎將軍出北地已遂深入，與合騎侯失道，不相得。驃騎將軍踰居延至祁連山，捕首虜甚多。天子曰：「驃騎將軍踰居延！」張晏曰：水名也。遂過小月氏。索隱曰：常西域傳大月氏本居嚴煌祁連間餘衆保南山遂號小月氏。昭氏音支。匈奴謂天爲祁連。案西河舊事謂白山即天山祁連也。非也。得首塗王。張晏曰：胡王也。○索隱曰：據得單于單于塗王此文省也。攻祁連山。索隱曰：小顏云即天山也。以衆降者二千五百人，斬首虜三萬二百級，獲五王、五主母、單于閼氏王子五十九人，相國將軍當戶都尉六十三人，師大率減什三。索隱曰：案漢書作減什七。小顏云破匈奴之師十減其七。一云漢兵士失之數，下皆類此。案一說爲是也。○正義曰：率音律。益封去病五千戶，賜校尉從至小月氏爵。

衛青傳

左庶長鷹擊司馬破奴，再從驃騎將軍斬邀濮王。正義曰：速音子余反。千騎將得王、王母各一人。索隱曰：漢書作右千騎將王，然則此云千騎將是漢之將屬趙破奴得匈奴王及王母也。或云右千騎將即匈奴王者也。王、子以下四十一人，捕虜三千三百三十人，前行捕虜千四百人，以千五百戶封破奴爲從驃侯。張晏曰：從驃騎將軍。有功，因校尉句王高不識。徐廣曰：句音鉤。匈奴以爲號，以爲號。索隱曰：案二人並匈奴人。

從驃騎將軍捕呼于屠王。索隱曰：案三王子以下十七人，捕虜千七百六十八人，以千一百戶封不識爲宜冠侯。正義曰：孔文祥云：從冠軍將軍戰，故宜冠。從驃之類者也。校尉僕多有功，封爲輝渠侯。索隱曰：案漢表作僕明。疑多是誤。輝音暉也。合騎侯敖坐行留，不與驃騎會。當斬，贖爲庶人。諸宿將所將士馬兵，亦不如驃

騎驃騎所將常選索隱曰選音宣變反謂然亦敢深入  
常與壯騎先其大將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然而  
諸宿將常坐留落不遇索隱曰案謂遲留零落不遇合也由此驃騎日  
以親貴比大將軍其秋單于怒渾邪王居西方數爲漢  
所破亡數萬人以驃騎之兵也單于怒欲召誅渾邪王  
渾邪王與休屠王等謀欲降漢使人先遣使向邊境要  
遮漢人索隱曰案謂先於邊境要候漢人言其欲降令報天子要邊是時大  
行李息將城河上得渾邪王使即馳傳以聞天子聞之  
於是恐其以詐降而襲邊乃令驃騎將軍將兵往迎之  
驃騎既渡河與渾邪王衆相望渾邪王裨將見漢軍而  
多欲不降者頗遁去驃騎乃馳入與渾邪王相見斬其

清音集

欲亡者八千人遂獨遣渾邪王乘傳先詣行在所盡將  
其衆渡河降者數萬號稱十萬既至長安天子所以賞  
賜者數十巨萬封渾邪王萬戶爲燭陰侯索隱曰燭音  
理志縣名在平原封其裨王呼毒尼文頴曰胡王名爲下摩侯鶻庇他合反案地  
燭渠侯徐廣曰一云篇皆。○索隱曰漢書鶻作离庇音  
以燭渠封僕明至三年又封鶻庇其地俱屬魯陽未詳所以。○正義曰燭渠表作順渠  
綦侯徐廣曰禽一作鳩。○索隱曰案表作鳩梨大當戶銅離徐廣曰一作稠  
徐注與漢書功臣表同此文云銅漢書云謂字又異也。○索隱曰離也。○索隱曰  
禽梨爲河騎之功曰驃騎將軍去病率以軍糧接食并將控弦萬有餘人  
及厥衆萌咸相犇率以軍糧接食并將控弦萬有餘人  
誅燒驛晉灼曰燒音欺蕉反。○索隱曰前獲首虜八千文燒作趨行疾貌悍音胡旦反

舊漢書  
作雍  
文韻學雅

餘級降異國之王三十二人戰士不離傷十萬之衆咸懷集服仍與之勞爰及河塞正義曰言匈奴右地渾邪王降而塞外並河諸郡之民無憂庶幾無患幸既永綏矣以千七百戶益封驃騎將軍減隴西北地上郡戍卒之半以寬天下之繇居頃之乃分徙降者邊五郡故塞外正義曰五郡謂隴西北塞外又在北海之南而皆在河南因其俗爲屬國上郡謂方雲中並是故五郡各依本國之俗而屬於漢故言屬國也其明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殺略漢千餘人其明年天子與諸將議曰翕侯趙信爲單于畫計常以爲漢兵不能度幕輕留索隱曰案幕即沙者謂匈奴以漢軍不能至故輕易留而不去也今大發士卒其勢必得所欲是歲元狩四年也元狩四年春上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

衛青傳

去病將各五萬騎步兵轉者踵軍數十萬正義曰言轉兵接後又數十萬人而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驃騎驃騎始爲出定襄當單于捕虜言單于東乃更令驃騎出代郡令大將軍出定襄郎中令爲前將軍大僕爲左將軍主爵趙食其爲右將軍平陽侯襄爲後將軍皆屬大將軍兵即度幕人馬凡五萬騎與驃騎等咸擊匈奴可坐收虜耳乃悉遠北其輜重皆以精兵待幕北而適值大將軍軍出塞千餘里見單于兵陳而待於是大將軍令武剛車自環爲營孫策兵法曰有巾有蓋謂之武剛車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匈奴亦縱可萬騎會日且入大風起砂砾擊面兩軍不相見

師古曰紛爭亂相持博奕  
大抵一爭之利而失之于  
後者多矣

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單于視漢兵多而士馬尚彊戰  
而匈奴不利薄暮單于遂乘六羸壯騎可數百直冒漢  
圍西北馳去時已暮漢匈奴相紛擊正義曰三秦解詁云紛擊相牽也  
殺傷大當索隱曰以言所漢殺傷大畧相當漢軍左校捕虜言單于未暮  
而去漢軍因發輕騎夜追之大將軍軍因隨其後匈奴  
兵亦撤走遲明正義曰行二百餘里徐廣曰遲一作黎上音值  
遲者待也待天欲明也漢書作會明諸本多作黎明鄒氏云黎遠也然黎黑也候天將明而猶黑也不得

單于頗捕斬首虜萬餘級。遂至窯顏山，趙信城。徐廣曰：寶音田

清言錄

將軍右將軍大將軍欲使使歸報令長史簿責前將軍  
廣廣自殺右將軍至下吏贖爲庶人大將軍軍入塞凡  
斬捕首虜萬九千級是時匈奴衆失單于十餘日右谷  
蠡王聞之自立爲單于索隱曰谷音祿蠡音黎又音離單于後得其衆  
右王乃去單于之號驃騎將軍亦將五萬騎車重與大  
將軍軍等而無裨將悉以李敢等爲大校當裨將出代  
右北平千餘里直左方兵所斬捕功已多大將軍軍既  
還天子曰驃騎將軍去病率師躬將所獲葷粥之士徐廣曰所降士有材力者約輕齊絕大幕涉獲章渠徐廣曰索隱一作允駟案應劭近臣謂涉水而破獲之漢書云涉謂涉水也章渠單于之以

鄭書曰輕齋者不以輶重自隨而所齋糧食少也一日齋子資同謂資甚矣

右王乃去單于之號。驃騎將軍亦將五萬騎車重與大將軍軍等而無裨將。悉以李敢等爲大校。當裨將出。代還天子曰：驃騎將軍去病率師躬將所獲輦粥之士徐廣曰：所降士有材力者。約輕齋絕大幕。涉獲章渠徐廣曰：一作護。○索隱曰：小顏云：涉謂涉水也。章渠，單于之近臣。謂涉水而破獲之。漢書云：涉，獲單于之渠也。以誅比車耆索隱曰：比，以耳反。○徐廣曰：王號也。轉擊左大將索隱曰：案漢書名雙。廣曰：渠也。斬

卷之三

集覽於姑衍在匈奴中

卷之十一

史記卷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獲旗鼓歷涉離侯索隱曰漢書作度難侯濟弓間水名也○索隱曰包體獲屯頭王漢書音義曰胡王號也韓王等三

弓音旁亦如字讀

將軍相國當戶都尉八十

漢書音義曰

韓王號也

韓王等三

三人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正義曰積土爲壇於山上封以祭天也除地曰禪

將軍相國當戶都尉八十

漢書音義曰胡王號也韓王等三

登臨翰海張晏曰登海邊山以望海也○索隱曰按雜

漠北

執鹵獲醜七萬有四百四十三級

師率減什三取

食於敵連行殊遠而糧不絕索隱曰遠與以五千八百卓同卓遠也

索隱曰遠與以五千八百卓同卓遠也

以

戶益封驃騎將軍右北平太守路博德屬驃騎將軍會

與城上

正義曰

余不

期從至擣余山索隱曰擣余音挑徒斬首捕虜

會

二千七百級以千六百戶封博德爲符離侯北地都尉

邢山徐廣曰作衛山

一從驃騎將軍獲王以千二百戶封山爲

侯

在沙

執鹵獲醜七萬有四百四十三級

師率減什三取

食於敵連行殊遠而糧不絕索隱曰遠與以五千八百卓同卓遠也

索隱曰遠與以五千八百卓同卓遠也

以

戶益封驃騎將軍右北平太守路博德屬驃騎將軍會

與城上

正義曰

余不

期從至擣余山索隱曰擣余音挑徒斬首捕虜

會

二千七百級以千六百戶封博德爲符離侯北地都尉

邢山徐廣曰作衛山

一從驃騎將軍獲王以千二百戶封山爲

侯

衛青傳

侯

漢書

卷之十一

十一

將軍秩祿與大將軍等自是之後大將軍青日退而驃騎日益貴舉大將軍故人門下多去事驃騎輒得官爵

唯任安不肯驃騎將軍爲人少言不泄

索隱曰案孔文謂果

言膽氣在中也周仁陰

重不泄其行亦同也

有氣敢任

索隱曰謂質

敢任氣也

天子嘗

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

天子爲治第令驃騎視之對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爲也由此上益重愛之然少而侍中貴不省士其從軍天子爲遣太官齋數十乘旣還重車餘棄梁肉而士有飢者

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而驃騎尚穿域蹋鞠

徐廣曰穿地爲營域○索隱曰鞠蹴以皮爲之中實以毛贊

蹋爲戲也劉向別錄云蹋鞠兵勢所以陳武事知有材也三蒼云鞠毛可蹋以毛爲戲故云鞠戲鞠音巨六反○正義曰按楚鞠書有域說篇即今之打毬也黃帝所

韓青傳

師高省視不恤

蹕師古音徒臘反

作起戰國時程武士知其材力也若講武事多此類大將軍爲人仁善退讓以和柔自媚於上然天下未有稱也驃騎將軍自四年軍後三年元狩六年而卒天子悼之發屬國玄甲正義曰屬者也玄甲鐵甲也軍陳自長安至茂陵爲冢像祁連山索隱曰案崔浩云去病破昆明於此山故令爲冢象之以旌功也姚氏案冢在茂陵東北與衛青冢並西者是青東者是去病冢上有堅石前有石馬相對又有石人也謚之并武與廣地曰景桓侯蘇林曰景武謚也桓廣地謚也張晏曰謚法布義行剛曰景開土服遠曰桓○索隱曰案景桓兩謚也布義行剛是武謚也開土服遠是廣地之謚也以去病平生有武藝及廣邊地之功故云謚之并武與廣地曰景桓也子嬗代侯索隱曰嬗音市戰反嬗少字子侯上愛之幸其壯而將之居六歲元封元年嬗卒謚哀侯無子絕國除自驃騎將軍死後大將軍長子宜春侯伉坐法失侯後五

歲仇第二人陰安侯不疑及發千侯登皆坐酎金失侯  
失侯後二歲冠軍侯國除其後四年大將軍青卒徐廣曰元年封五溢爲烈侯子伉代爲長平侯自大將軍圍單于之後十四年而卒竟不復擊匈奴者以漢馬少而方南誅兩越東伐朝鮮擊羌西南夷以故久不伐胡大將軍以其得尚平陽公主正義曰漢書云平陽侯曹壽有惡疾就國乃詔青尚平陽公主云故長平侯伉代侯六歲坐法失陽信長公主爲平陽侯所尚故補平陽公主云候左右兩大將軍及諸裨將名最索隱曰謂凡計也大將軍青凡七出擊匈奴斬捕首虜五萬餘級一與單于戰收河南地遂置朔方郡禹益封凡萬一千八百戶封三子爲侯二千三百戶并之萬五千七百戶其校尉裨將以從

衛青傳

侯漢書

大將軍侯者九人其裨將及校尉已爲將者十四人唐隱曰案漢書云爲特將者十五人蓋通李廣也此李廣一人自有傳者漢書則七人自有傳八人附見七人謂李廣張騫公孫賀李建索隱韓說蘇建爲裨將者曰李廣自有傳無傳者曰將軍

公孫賀賀義渠人也地理志云北義渠道也其先胡種賀父渾邪景帝時爲平曲侯徐廣曰爲龍西太守坐法失侯賀武帝爲太子時舍人武帝立八歲以太僕爲輕車將軍馬邑後四歲以輕車將軍出雲中後五歲以騎將軍從大將軍有功封爲南宮侯後一年以左將軍再從大將軍出定襄無功後四歲以坐酎金失侯後八歲徐廣曰元年以浮沮將軍出五原索隱曰沮音子餘反二千餘里無功後

八歲徐廣曰太初二年以太僕爲丞相封萬驛侯賀七爲將軍

出擊匈奴無大功而再侯爲丞相坐子敬聲與陽石公

主姦徐廣曰陽石一云德邑皆爲巫蠱族滅無後

漢書無驛字蓋末病之外無為驛騎將軍事也

將軍李息徐廣曰陽石一云德邑皆郁郅人服虔曰郅音室○索隱曰小顏音質化縣是事景帝立武帝立八歲爲材官將軍軍馬邑後六歲爲將軍出代後三歲爲將軍從大將軍出朔方皆

無功凡三爲將軍其後常爲大行

將軍公孫敖義渠人以郎事武帝武帝立十二歲爲驃騎將軍出代卒七千人當斬贖爲庶人後五歲以校尉從大將軍有功封爲合騎侯後一年以中將軍從大將軍再出定襄無功後二歲以將軍出北地後驃騎期

衛青傳

當斬贖爲庶人後二歲以校尉從大將軍無功後十四歲以因杅將軍築受降城索隱曰音干七歲復以因杅將軍再出擊匈奴至余吾索隱曰余音餘又音徐案水名在朔方亡士卒多下吏當斬詐死亡居民間五六歲後發覺復擊坐妻爲巫蠱族凡四爲將軍出擊匈奴一侯

將軍李沮

索隱曰音豆之祖雲中人正義曰今嵐勝州也

事景帝武帝立

十七歲以左內史爲彊弩將軍後一歲復爲彊弩將軍

將軍李蔡成紀人也

正義曰秦州縣也

事孝文帝景帝武帝以

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有功封爲樂安侯已爲丞相坐法死

將軍張次公河東人以校尉從衛將軍青有功封爲岸

頭侯其後太后崩爲將軍軍北軍後一歲爲將軍從大將軍再爲將軍坐法失侯次公父隆輕車武射也以善射景帝幸近之也

將軍蘇建杜陵人以校尉從衛將軍青有功爲平陵侯以將軍築朔方後四歲爲游擊將軍從大將軍出朔方後一歲以右將軍再從大將軍出定襄亡翕侯失軍當斬贖爲庶人其後爲代郡太守卒家在大猶鄉

將軍趙信以匈奴相國降爲翕侯武帝立十七歲爲前

將軍與單于戰敗降匈奴

將軍張騫以使通大夏還爲校尉從大將軍有功封爲博望侯後三歲爲將軍出右北平失期當斬贖爲庶人

翟青傳

塞事先大宛安息傳

補漢書作翟許羽反

其後使通烏孫爲大行而卒家在漢中

將軍趙食其祋祤人也

索隱曰縣名在馮翊祋祤音都活反又音丁外反祋音訛○正義

曰上都誨反雍州同官縣本漢祋祤縣也

武帝立二十二歲以主爵爲右將

軍從大將軍出定襄迷失道當斬贖爲庶人

將軍曹襄以平陽侯爲後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襄

參孫也將軍韓說弓高侯庶孫也以校尉從大將軍有

功爲龍驤侯坐酎金失侯元鼎六年以待詔爲橫海將

軍擊東越有功爲按道侯以太初三年爲游擊將軍屯

於五原外列城爲光祿勳掘鹽太子宮衛太子殺之

將軍郭昌雲中人也以校尉從大將軍元封四年以太中大夫爲拔胡將軍屯朔方還擊昆明毋功奪印

史記書御八太子物事  
云匈奴曰御亦之子當作善  
而書曰善御得見因馬侍  
中也御車也

將軍荀彘太原廣武人以御見正義曰以書侍中爲校尉數從大將軍以元封三年爲左將軍擊朝鮮無功以捕樓船將軍坐法死最驃騎將軍去病凡六出擊匈奴其四出以將軍徐廣曰再出以副姚校尉也斬捕虜首十一萬餘級

及渾邪王以衆降數萬遂開河西酒泉之地正義曰河謂隴右蘭州之西河也謂涼肅等州漢書西域傳云驃騎將軍擊破匈奴右地置酒泉郡後分置武威張掖敦煌等郡

西方益少胡寇四益封凡萬五千一百戶其校吏有効爲侯者凡六人而後爲將軍二人

將軍路博德平州人正義曰漢書云西河平州按西河都今鄒州以右北平太守從驃騎將軍有功爲符離侯驃騎死後博德以衛尉爲伏波將軍伐破南越益封其後坐法失侯爲彊弩

胡三省曰漢書平東侯伏波將軍者能濟江海發波濤伏象也

衛青傳

都尉屯居延卒

將軍趙破奴故九原人正義曰嘗亡入匈奴已而歸漢今勝州封元擊虜樓蘭王復封爲浞野侯後六年

徐廣曰太初二年太初二年爲浚稽將軍將二萬騎擊匈奴左賢王左賢王與戰兵八萬騎圍破奴生爲虜所得遂沒其軍居匈奴中十歲復與其太子安國亡入漢

徐廣曰以太初三年入匈奴天漢元年士四年歸涉後坐巫蠱族

自衛氏興大將軍青首封其後校屬爲五侯凡二十四

歲而五侯盡奪衛氏無爲侯者

太史公曰蘇建語余曰吾嘗責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大夫毋稱焉索隱曰謂不爲賢士大夫所稱譽願將軍觀古名將所招選擇賢者勉之哉大將軍謝曰自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常切齒彼親附士大夫招賢绌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索隱曰與音預驃騎亦故此意其爲將如此

索隱述贊曰

君子豹變

貴賤何常

青本奴虜

忽撝戎行

嫁配皇極

身尚平陽

寵榮斯偕

取亂彝章

剽姚繼踵

再靜邊方

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一

史記百一十一

平津侯主父列傳第五十二

史記百一十二

丞相公孫弘者齊菑川國薛縣人也

索隱曰案薛縣本屬魯漢置菑川國

後割入齊也。正義曰表云菑川國文帝分齊置郡菑地志云故劇城在青州壽光縣南三十里故薛城在徐州滕縣界地理志云薛縣屬魯國按薛與劇隔充州及泰山未詳公孫弘墓又在青州北魯縣西二十里

字季少時爲薛獄吏有臯免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養後母孝謹建元元年天子初即位招賢良文學之士是時弘年六十徵以賢良爲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上意上怒以爲不能弘迺病免歸元光五年有詔徵文學菑川國復推上公孫弘弘讓謝國人曰臣已嘗西應命以不能罷歸願更推選國人固推弘弘至太常太常令所徵儒士各對策百餘人弘第居下策

奏天子擢弘對爲第一召入見狀貌甚麗拜爲博士是時通西南夷道置郡巴蜀民苦之詔使弘視之還奏事盛毀西南夷無所用上不聽弘爲人恢奇多聞常稱以爲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儉節弘爲布被食不重肉後母死服喪三年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令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庭爭於是天子察其行敦厚辯論有餘習文法吏事而又緣飾以儒術上大說之索隱曰謂以儒術飾緣以爲二歲中徐廣曰云一歲至左內史弘奏事有不可不文法如衣服之有領飾也

庭辯之嘗與主爵都尉汲黯請間汲黯先發之弘推其後天子常說所言皆聽以此日益親貴嘗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倍其約以順上旨汲黯庭誥弘曰齊人多詐而無情實始與臣等建此議今皆倍之不忠上問弘弘謝曰夫知臣者以臣爲忠不知臣者以臣爲不忠上然弘言左右幸臣每毀弘上益厚遇之元朔三年張歐免以弘爲御史大夫是時通西南夷東置滄海北築朔方之郡弘數諫以爲罷敝中國以奉無用之地願罷之於是天子乃使朱買臣等難弘置朔方之便發牛策弘不得一韋昭曰以弘之才非不能得一也以爲不可不敢逆上耳○正義曰顏師古曰言其利害十條弘無以應弘迺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願罷西南夷滄海而專奉朔方上乃許之汲黯曰弘位在三公奉祿甚多然爲布被此詐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夫九卿與臣善者無過黠然今日庭誥弘誠中弘之病夫以三公爲

布被誠節，詐欲以釣名。且臣聞管仲相齊，有三歸侈擬於君桓公以霸，亦上僭。於君晏嬰相景公，食不重肉，妾不衣絲。齊國亦治。此下比於民。索隱曰：比音鼻，比者近也。小顏音比方之比。今臣弘位爲御史大夫，而爲布被，自九卿以下，至於小吏無差。誠如汲黯言，且無汲黯忠，陛下安得聞此言？天子以爲謙讓，愈益厚之。卒以弘爲丞相，封平津侯。徐廣曰：大  
臣表曰：元朔五年十一月乙丑，公孫弘爲丞相，功臣表平津鄉也。○索隱曰：案漢書曰：漢興皆以列侯爲丞相，弘本無爵，乃詔封弘高成之平津鄉六百五十户爲平津侯。丞相封侯，自弘始也。  
弘爲人，意忌外寬，內深。索隱曰：謂弘外寬，意多有忌害也。諸嘗與弘有郤者，雖譖與善陰報其禍，殺主父偃，徙董仲舒於膠西。皆弘之力也。食一肉，脫粟之飯。索隱曰：案一肉

公孫弘傳

言不兼末也。脫粟，蕷也。故人所善賓客，仰衣食。弘奉祿皆以給之家，無所餘。士亦以此賢之。淮南衡山謀反，治黨與，方急。弘病甚，自以爲無功，而封位至丞相，宜佐明主，填撫國家。使人由臣子之道，今諸侯有畔逆之計，此皆宰相奉職不稱，恐竊病死，無以塞責。索隱曰：案人臣委質於君死生，由君臣若一朝病死，是竊死也。乃上書曰：臣聞天下之通道五，所以行之者三。索隱曰：案此語出子思子今見禮中庸篇。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婦長幼之序，此五者，天下之通道也。智仁勇，此三者，天下之通德。所以行之者也。故曰：力行近乎仁，好問近乎智，知近乎勇。知此三者，則知所以自治。知所以自治，然後知所以治人。天下未有不能自治而能治人者也。此百

世不易之道也。今陛下躬行大孝，鑒三主，建周道，兼文武，厲賢子。徐廣曰：萬一作廣也。量能授官，今臣弘罷鶩之質，無汗馬之勞，陛下過意擢臣弘卒伍之中，封爲列侯，致位三公。臣弘行能不足以稱，素有貧薪之病，恐先狗馬填溝壑，終無以報德，塞責，願歸侯印，乞骸骨，避賢者路。天  
頤云：右亦上也。言遭遇亂時，則上武。未有易此者也。朕宿昔庶幾獲承寡尊位，懼不能寧，惟所與共爲治者，君宜知之。蓋君子善善，惡惡，君宜知之。君若謹行，常在朕躬，君不幸罹霜露之病，何恙不已？漢書音義曰：何恙，前小疾，不以時愈。○索隱曰：恙，憂也。以言凶，惟霜露寒涼之疾輕，何憂於病不止，禮止復初也。廼上書歸侯乞骸骨，是章朕之不德也。

公孫弘傳

今事少卿，君其省思慮，一精神，輔以醫藥，因賜告牛酒，雜帛居數月。病有瘳，視事元狩二年，弘病竟以丞相終。漢書曰：年八十。索隱曰：案凡爲御史丞相六年，年八十終。子度嗣爲平津侯，度爲山陽太守十餘歲，坐法失侯。索隱曰：漢書云：坐不遺鉗，對令史成詣公車論爲城

主父偃，字齊，臨菑人也。學長短縱橫之術，晚乃學易春秋百家言，游齊，諸生間莫能厚遇也。齊諸儒生相與排擯不容於齊。家貧，假貸無所得，迺北游燕、趙、中山，皆莫能厚遇，爲客甚困。孝武元光元年中，以爲諸侯莫足游者，乃西入關見衛將軍。衛將軍數言上，上不召。資用乏，留，久之。諸公賓客多厭之，乃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所

言九事其八事爲律令一事諫伐匈奴其辭曰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敢避董誅以直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以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凱應助曰大凱周禮還師振旅之樂宗仁本義天子諸侯必春秋講武簡閱車徒以順時氣不忘且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主重行之夫移戰勝窮武事者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內爲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

公孫弘傳

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輕兵深入糧食必絕踵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爲利也遇其民不可役而守也勝必殺之兆民父母也靡敵中國快心匈奴非長策也索隱曰靡音糜弊猶凋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攻胡辟地千里以河爲境地固澤鹹鹵徐廣曰澤一作斥瀆曰其地多水澤又有鹵不生五穀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累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衆不足兵革不備哉其勢不可也又使天下蜚芻輶粟文賴曰轉芻起於東睡徐廣曰睡在東乘音韻○索隱謂瑞反注音韻其音同也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餉女

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敵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  
路死者相望蓋天下始畔秦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  
地於邊間匈奴聚於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進諫  
曰不可夫匈奴之性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影今以陛  
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北至於代谷果  
有平城之圍高皇帝蓋悔之甚乃使劉敬往結和親之  
約然後天下忘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  
金夫秦常積衆暴兵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繫虜單  
于之功亦適足以結怨深讐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上  
虛府庫下敝百姓甘心於外國非完事也夫匈奴難得  
而制非一也行盜侵軼所以爲業也天性固然上及

公孫弘傳

虞夏殷周固弗程督禽獸畜之不屬爲人夫上不觀虞  
夏殷周之統而下脩近世之失此臣之所以大憂百姓  
之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乃使邊境  
之民靡敝愁苦而有離心將吏相疑而外市張晏曰與  
外國交來利已若章耶比故尉佗章邯鄲得以成其私也夫秦政之所以  
不行者權分乎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  
出令存亡在所用願陛下詳察之少加意而熟慮焉是  
時趙人徐樂齊人嚴安俱上書言世務各一事索隱曰  
樂音岳

嚴本姓莊者明帝諱後並改姓嚴也徐樂並拜郎中樂後爲中大夫徐樂曰臣聞天下  
之患在於土崩不在於瓦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  
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

名族之後無鄉曲之譽非有孔墨曾子之賢陶朱猗頓  
之富也然起窮巷奮棘矜<sub>矜音勤</sub>偏袒大呼而天下從風  
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也俗已  
亂而政不脩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爲資也是之謂土崩  
故曰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  
也七國謀爲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  
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  
而身爲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  
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澤未衰而安土樂俗  
之民衆故諸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故曰天下之  
患不在瓦解由是觀之天下誠有土崩之勢雖布衣窮

處之士或首惡而危海內陳涉是也况三晉之君或存  
乎天下雖未有大治也誠能無土崩之勢雖有彊國勁  
兵不得旋踵而身爲禽矣吳楚齊趙是也况羣臣百姓  
能爲亂乎哉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也賢主所留意而  
深察也間者關東五穀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  
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則民且有不安其處者  
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故賢主獨觀萬化  
之原明於安危之機脩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其  
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矣故雖有彊國勁兵陸  
下逐走獸射鷺鳥弘游燕之園淫縱恣之觀極馳騁之  
樂自若也金石絲竹之聲不絕於耳惟悵之私俳優侏

儒之笑不至於前而天下無宿憂名何必湯武俗何必成康雖然臣竊以爲陛下天然之聖寬仁之資而誠以天下爲務則湯武之名不難侔而成康之俗可復興也此二體者立然後處尊安之實揚名廣譽於當世親天下而服四夷餘恩遺德爲數世隆南面負扆攝袂而揖王公此陛下之所服也臣聞圖王不成其敝足以安安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爲而不成何征而不服乎哉嚴安上書曰臣聞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錯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也亦三百餘歲故五伯更起五伯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尊天子五伯既沒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彊陵弱衆暴寡田常篡齊六卿分晉並爲戰國此民之始苦也於是彊國務攻弱國備守合從連橫馳車擊轂介胄生蟻蟲民無所告愬及至秦王蠶食天下并吞戰國稱號曰皇帝主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鑄以爲鐘虧索隱曰虧音巨鄒氏本作鑄音亦同也示不復用元元黎民得免於戰國逢明天子人人自以爲更生嚮使秦緩其刑罰薄賦斂省繇役貴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智巧

索隱曰上猶尚也貴也下謂以智巧爲下也變風易俗化於海內則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風而脩其故俗爲智巧權利者進篤厚肆威海外乃使蒙恬將兵以北攻胡辟地進境戍於北

河蠶芻輶粟以隨其後又使尉佗屠睢索隱曰案尉官也趙佗也音徒何反屠睢人將樓船之士南攻百越使監祿常昭曰名祿也音鑿渠運糧深入越越人遁逃曠日持火糧食絕乏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乃使尉佗將卒以戍越當是時秦禍北構於湖南挂於越宿兵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叛陳勝吳廣舉索隱陳廣舉兵據陳舉音始字或音據悉疎也下同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吳田儋舉齊景騎舉郢周市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士並起不可勝載也然皆沐公侯之後非長官之吏也無尺寸之勢起閭巷杜柬之發應時而皆動不謀而俱起不約

公孫弘傳

而同會壤長地進張晏曰壤進益也至于霸王時教使然也秦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祀者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彊不變之患也今欲招南夷朝夜郎降羌楚略犍州如清曰東夷也○索隱曰犍音白比反又皮逼反漢州地名即古藏陌國也音糾廢反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索隱曰匈奴城名音燔燒也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也非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猶吠之驚而外累於遠方之備靡敝國家非所以子民也行無窮之欲甘心快意緣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也禍結而不解兵休而復起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鎛甲砥劍擣箭累弦轉輸運糧未見休時此天下之所共憂也夫兵久而變起事煩而慮生今外郡

之地或幾千里列城數十形遠壤制服虔曰言所東在郡守士壤足以專  
民制蘇林曰言其土地形勢足以束制其民也  
索隱曰案謂地形及土壤皆束制在諸侯也旁脅諸侯非公室之利也上觀齊晉之所以士者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觀秦之所以滅者嚴法刻深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貧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遭萬世之變則不可稱諱也書奏天子天子召見三人謂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徐廣曰他史記本皆不見嚴安此旁所纂者取漢書耳然漢書不宜乃容大異也○索隱曰纂音撰於是上乃拜主父偃徐樂嚴安爲郎中數見上疏言事詔拜偃爲謁者遷樂爲中大夫二歲中四遷偃偃說上曰古者諸侯不過百里彊弱之形

公孫弘傳

易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爲淫亂急則阻其彊而合從以逆京師今以法割削之則逆節萌起前日朝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餘雖骨肉無尺寸地封則仁孝之道不宣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又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不削而稍弱矣於是上從其計徐廣曰元朔二年始令諸侯王分封子弟也又說上曰茂陵初立天下豪傑并兼之家亂衆之民皆可徙茂陵內實京師外銷姦猾此所謂不誅而害除上又從其計尊立衛皇后及發燕王定國陰事偃有功焉大臣皆畏其口賂遺累千金人或說偃曰大橫矣主父曰臣結髮游學四十餘年身不得遂親

不以爲子昆弟不收賓客棄我我阤日久矣且丈夫生  
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吾日暮途遠故倒行暴施之  
索隱曰按偃言吾日暮塗遠恐赴前塗不跌故須倒行而逆施乃可及耳今此本作暴暴者言已因久得申當須急暴行事以快意也暴者卒急也  
偃盛言朔方地肥饒外阻河蒙恬城之以逐匈奴內省轉輸戍漕廣中國滅胡之本也上覽其說下公卿議皆言不便公孫弘曰秦時常發三十萬衆築北河終不可就已而棄之主父偃盛言其便上竟用主父計立朔方郡元朔二年主父言齊王內淫佚行僻上拜主父爲齊相至齊遍召昆弟賓客散五百金予之數之曰始吾貧時昆弟不我衣食賓客不我內門今吾相齊諸君迎我或千里吾與諸君絕矣毋復入偃之

公孫弘傳

門乃使人以王與姊姁事勸王王以爲終不得脫罪恐效燕王論死乃自殺有司以聞主父始爲布衣時嘗游燕趙及其貴發燕事趙王恐其爲國患欲上書言其陰事爲偃居中不敢發及爲齊相出關即使人上書告言主父偃受諸侯金以故諸侯子弟多以得封者及齊王自殺上聞大怒以爲主父劫其王令自殺乃徵下吏治主父服受諸侯金實不劫王令自殺乃徵下吏治孫弘爲御史大夫乃言曰齊王自殺無後國除爲郡入漢主父偃本首惡陛下不誅主父偃無以謝天下乃遂族主父偃主父方貴幸時賓客以千數及其族死無一人收者唯獨洨孔車徐廣曰孔車洨人也沛有洨縣索隱曰洨戶交反車天奢反收

葬之天子後聞之以爲孔車長者也

太史公曰公孫弘行義雖修然亦遇時漢興八十餘年

矣徐廣曰漢初至元始二十年

上方鄉文學招俊乂以廣儒墨弘

爲舉首主父偃當路諸公皆譽之及名敗身誅士爭言

其惡悲夫太皇太后詔大司徒大司空

徐廣曰此詔是平帝元始中王

元后詔後人寫此及班固所著以續卷後蓋聞治國之道富民爲始富民之要在於節儉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與奢也寧儉昔者管仲相齊桓霸諸侯有九合一匡之功而仲尼謂之不知禮以其奢泰侈擬於君故也夏禹卑宮室惡衣服後聖不猶由此言之始之盛也德優矣莫高於儉儉化俗民則尊卑之序得而骨肉

公孫弘傳

之恩親爭訟之原息斯乃家給人足刑錯之本也歟可不務哉夫三公者百寮之率萬民之表也未有樹直表而得曲影者也孔子不云乎子率而正孰敢不正舉善而教不能則勸維漢興以來股肱宰臣身行儉約輕財重義較然著明索隱曰較音角明也未有若效丞相平津侯公孫弘者也位在丞相而爲布被脫粟之飯不過一肉故人所善賓客皆分奉祿以給之無有所餘誠內自克約而外從制汲黯詰之乃聞于朝此可謂減於制度應劭曰禮貴有常尊衣服而有常品而可施行者也德優則行否則止與內奢泰即制曰賞有功褒有德善善惡惡君宜知之其省思慮

存精神，輔以醫藥，賜告治病，牛酒羅帛，居數月，有瘳。視事至元狩二年，竟以善終于相位。夫知臣莫若君，此其效也。弘子度嗣爵，後爲山陽太守，坐法失侯。夫表德章義，所以率俗厲化。聖王之制不易之道也。其賜弘後子孫之次，當爲後者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徵詣公車上名，尚書朕親臨拜焉。

班固稱曰：公孫弘卜式兒寬皆以鴻漸之翼，困於燕雀。  
李奇曰：漸進也。鴻一舉而進千里者，羽翼之材也。弘等皆以大材初爲俗所薄。若燕雀不知鴻鵠之志也。  
索隱曰：案謂公孫等未遇時所輕若飛鴻之未漸受困於燕雀也。遠迹羊豕之間。  
第始謂耕牧在於遠方。○索隱曰：案公孫牧豕卜式牧羊也。非遇其時，焉能致此位乎？  
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乂安。  
索隱曰：案上文理也。府庫充實，而四

公孫弘傳

吏未嘗制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輪迎故生。  
索隱曰：案謂故乘也。漢始詔申公亦以蒲輪者，故禮有蒲璧，蓋或盡續以爲榮飾也。見主父而歎息。  
索隱曰：案上文張等安在，何相見之晚者，是也。群臣慕嚮異人並出。卜式試於芻牧，弘羊擢於賈豎。衛青奮於奴僕，日磾出於降虜。斯亦曩時版築販牛之朋矣。漢之得人於茲爲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兒寃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放臯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曆數；則唐都、落下閔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帥。則衛青、霍去病；愛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

可勝絕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孝宣承統  
纂修洪業亦講論六蓺招選茂異而蕭望之梁丘賀夏  
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劉向王褒以文  
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邴吉于定國杜延年  
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弘邵信臣韓延壽尹翁歸趙  
廣漢之屬皆有効迹見述於後累其名臣亦其次也

索隱述贊曰

平津巨儒

晚年始遇

外示寬儉

內懷嫉妬

寵備榮爵

平津侯主父列傳第五十二

史記百一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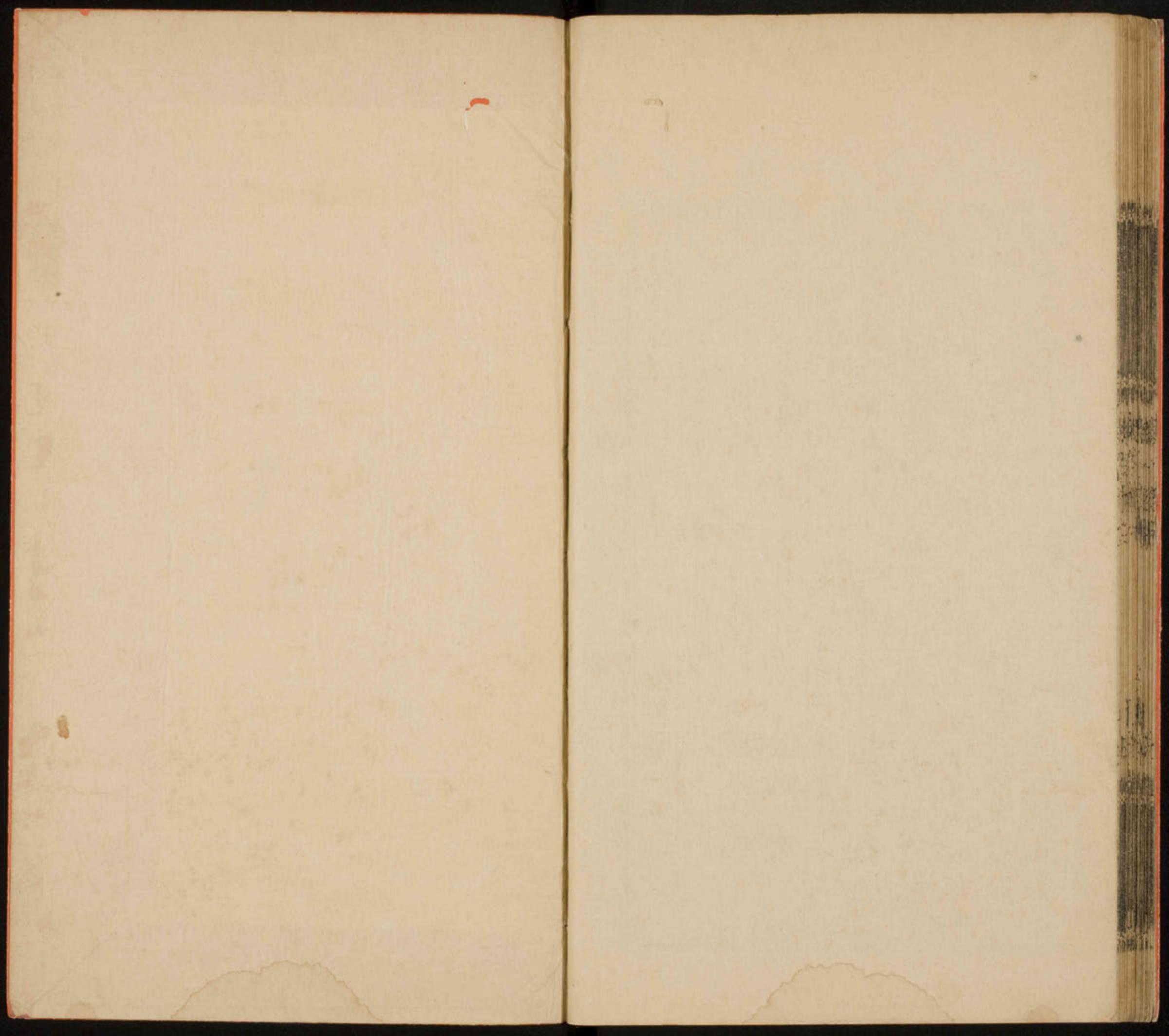
身受肺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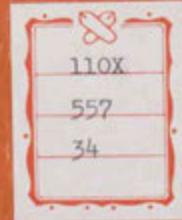
主父推恩

觀時設度

生食五鼎

死兆時蠹





110X

557

34